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WAI GUO WEN XUE PING JIE CONG SHU



普希金



辽宁人民出版社

⑨

##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游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天才诗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亚·谢·普希金及其作品：抒情诗、《普希金童话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东诺夫》、《别尔金小说集》和《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

## 生平与创作

### 引子

十九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坛，正处于发展阶段。俄国文学史上虽有流传久远的英雄史诗和少数国内有影响的作家，但却缺少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作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普希金登上俄国文坛，虽然他的全部创作活动只有二十年，但他却发展了十九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并开拓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他在诗歌、散文、戏剧各个方面，为俄国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继普希金之后，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俄国涌现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作家，创作了几十部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名著，推动与加速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人称普希金为“俄罗斯文学之父”。苏联学术界称普希金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为“普学”。要了解和研究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首先，应考察与研究普希金的文学宝库。

## 时代和大地儿子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俄历5月26日）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之家。普希金家族虽非当朝的显贵，但在俄国历史上却颇有声望。普希金的远祖系普鲁士移民，其后代曾屡任历代沙皇重臣。他们中有人在军、政界颇有建树，但也有人因反对彼得一世的改革而被判处死刑。诗人的祖父列夫·普希金在一七六二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同彼得三世的夺权中，由于站在彼得三世一边而获罪。普希金家族正是由于历史关头的几次错误抉择，才未能获得宫廷特殊恩典，因而始终处于普通贵族之列。诗人的母系，也有几人是沙俄历史上的名将。他的外曾祖阿勃拉姆·汉尼拔生于阿比西尼亚，是一个部落酋长之子。后被土耳其俘虏至伊斯坦布尔，又从土耳其被带至俄国宫廷。彼得一世发现了这个黑人的聪明才智，送他去法国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彼得堡任数学和军事工程学教授，曾获少将衔并任要塞司令职。汉尼拔的几个儿子，后来大多在俄国海军及军事工程方面任要职。这一切，就是诗人后来引以自豪的“六百年世家”的因由。

普希金的父辈，虽然也都曾在沙皇军队中任职，但后来冷淡仕途、热衷文学。父亲谢尔盖·普希金喜欢法国文学，堪称俄国最早的“莫里哀专家”，常在家中排演莫里哀戏剧。谢尔盖·普希金比较开明，他允许儿子随意浏览自己丰富的法文藏书，还允许孩子坐在客厅中听他们同客人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这对未来的诗人产生了良好的启蒙作用。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十九世纪初他在围绕着改革俄语的新旧派——卡拉姆辛同希什科夫的斗争中，站在改革派卡拉姆辛一边。后来还一度担任过这一派的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社”社长。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同一些文化名流常有交往，就连卡拉姆辛也曾出入其府上。这些著书立说的大人物以及他们生动的谈吐，都给小普希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诗人的双亲——谢尔盖·普希金和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对长子的文学兴趣都起过有益的作用，但却作的不够系统和耐心。又加之他们偏爱次子列夫，往往对长子责备过多，所以对小普希金的影响并不持久。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他很早就发现了侄儿的聪颖和诗才。如果说外祖母教会了普希金拼读俄语，奶娘阿林娜·罗吉翁诺芙娜曾用她那生动的民歌和迷人的故事给小普希金以熏陶的话，那么第一个教普希金写诗的则是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正因如此，诗人才终生敬重、挚爱伯父，并称他为“我的诗父”。

小普希金的另一个幸运是他的几个启蒙教师均非平庸之辈。第一个家庭教师蒙弗尔伯爵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是个画家、音乐家。教法语与拉丁语的卢斯洛先生，具有颇高的写诗才能。教他俄语的别利科神甫，也是个颇有名望的传教士。这几位启蒙教师对未来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成长，起到了光荣的引路人和辛勤的园丁作用。

一八一一年一月，沙皇政府决定成立贵胄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建校的目的是为沙皇政府培养政治人材，校址设在彼得堡郊区叶卡捷琳娜皇宫的皇村陈列馆。八月上旬，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带领侄儿到彼得堡通过了考试，十月十九日皇村学校正式开学。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皇室成员、国务会议成员、东正教总会的神职人员等出席了这一典礼。这充分反映了宫廷及政府对这所学校的重视。皇村学校的学制为六年，讲授中学及大学课程。学校拥有一批思想进步、确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如先后讲授俄语和拉丁语的科

尚斯基与加里奇，教授修身课的库尼曾等。他们对普希金的思想 and 诗才的发展，都有过重大影响，诗人终生怀念他们，曾多次在诗中缅怀自己的老师。政府原拟以敌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精神来培养这批贵族子弟。但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皇村学生们在入学的第二年正逢一八一二年爆发的卫国战争。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六月率六十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国军队节节败退，直至放弃莫斯科。拿破仑的入侵充分暴露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虚弱，并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神话般的传说。亡国的威胁震惊了整个俄国，出现了民族觉醒、同仇敌忾的崭新局面。莫斯科人民坚壁清野，临撤退前一把大火烧了莫斯科。这场大火烧了三昼夜，拿破仑的军队入城后面对着一片断垣残壁，缺粮、无房、又加上北国严寒的酷袭，只好放弃这座废城，原路逃窜。沿途遭到俄国军队和游击队的截击，离开俄国时，只剩了三万左右的残兵败将。卫国战争的炮声及其胜利，激励了俄国人民，更激励了皇村学校这一群优秀的贵族少年。普希金在这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认识了人民的力量，产生了民族自豪感，第一次朦胧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表达人民意志的某种义务。

还是在战争爆发前，皇村学校已经组成了文学小组，伊利切夫斯基、戴里维格、久赫里别克尔、哥恰可夫等人都在小组中初露头角。后来，其中有几位成了诗人、有几位成了十二月党人。普希金是小组中最有诗才的少年之一。卫国战争唤醒了俄罗斯民族，当然，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在战争年代，像茹科夫斯基、巴丘希科夫、克雷洛夫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都自觉地以诗与寓言反映反击侵略者的战斗，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皇村学校里的这群少年诗人对时代脉搏的感应当然就更敏锐——他们几乎难捺胸中燃烧的爱国主义热情，几乎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讲。他们固然未能驰骋疆场与顽敌厮杀，但爱国主义的火种却就此永远埋在心头。正是由于成长在一八一二年这战斗的年代，正是因为胸中洋溢着火样的热情，普希金才能在一八一四年写出《皇村回忆》这样优秀的诗篇。

一八一五年一月皇村学校举行公开升级考试，一月八日七十三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杰尔查文亲临考场。这次升级考试的水平关系到皇村学校声誉，所以加里奇副教授事先就选定了由普希金当场朗诵一首近似“杰尔查文”主题和风格的抒情诗。当普希金朗诵完他的《皇村回忆》后，杰尔查文眼含泪花激动地说：“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老诗人想要拥抱这个诗坛新秀，但腼腆的少年诗人早已跑出考场。当晚国民教育大臣拉祖莫夫举行宴会招待贵宾，诗人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作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家长也被邀请出席，席间杰尔查文及许多贵宾都称赞普希金的诗才，预言他将在诗坛上赢得荣誉。而拉祖莫夫却对诗人的父亲说：“我倒是希望把您的孩子培养成散文家”。这反映了官方重视应用文体而轻视诗歌的观点。杰尔查文却不以为然地插话说：“让他当个诗人吧！”识千里马者伯乐，老诗人的殷切期望说明了老一代诗星已经预感到眼前这棵嫩苗有可能长成为俄罗斯文坛的参天大树。

在皇村学校的后期，普希金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愈来愈受到整个诗坛的注目。另一位著名诗人卡拉姆辛在参观皇村中学时叮嘱普希金：“你要像一头鹰似地翱翔呀，但不要在中途停止飞行。”茹科夫斯基也称赞普希金“是个奇才”。一八一六年夏普希金常常去拜访来皇村消夏的卡拉姆辛，他还参加了拥戴卡拉姆辛的进步诗歌团体“阿尔扎马斯社”，投身于同以希希

科夫为首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的战斗，普希金那时用的笔名叫“蚰蚰”。

如果说拿破仑的入侵强烈地激起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俄罗斯的军队从巴黎带回的却主要是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见闻。长期处于腐朽黑暗中的俄罗斯的青年们听着那些令人惊奇的变革，仿佛走进一个神话世界，他们不禁要问：难道俄国不能这样吗？……普希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开始接触从巴黎归来的军官们。离皇村中学不远，驻扎着一个从法国换防回来的禁卫军骠骑兵团。普希金同这个团的两名军官——卡威陵和恰达耶夫过从较密，他常常趁着夜幕去团队驻地听他们讲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及学说。在归来的途中，他总是激动不已，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若这一切也在俄国发生，那该有多好啊！

正是在皇村学校时期，普希金的诗泉开始喷涌。他热衷于观察和思索，陶醉于诗句的推敲。诗人皇村时代的同学科莫夫斯基回忆说：“不仅在课余的休息时间里，在大休息室里，在皇村那迷人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甚至在祷告的时候，普希金的头脑里都常常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诗歌构思。这时候他的脸色就时而阴沉时而开朗……他把自己想到的诗句匆匆写在纸上……通常都是迫不及待地咬着笔杆，皱起眉头，撅起嘴唇，目光里喷射着火焰，默默地读着自己写下的诗句。”另一位同学、诗人的好友普希钦也说，当时“他是文学活动的首领”。

普希金出身在贵族家庭，但他成长的天地却远远超出了贵族阶级的狭小天地。他幸逢伟大的时代——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他像一棵劲松，根子扎在俄罗斯大地深处，从人民口头文学、从人民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时代的雨露、人民的汗水、大地的乳汁，为他创造了长成为参天大树的良好条件。

## 贵族阶级的叛逆

一八一七年六月，普希金于皇村学校毕业。同学们有的从政、有的投身军界。普希金坚定地选择了作一个诗人的道路。在毕业前夕写的《给同学们》一诗中，他诙谐地写道：“朋友们，请稍稍宽容——，请让我戴着红色的尖帽，只要我不是罪孽深重，必须用钢盔把它换掉；……”暗示自己要终生作个歌唱自由的诗人的愿望。普希金以十等文官身分被分派到外交部任职。

初入社会，普希金一度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他迷恋热闹的酒宴和神秘的剧院后台，沉溺在一切娱乐之中。后来他自己也曾追忆说：“在这些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日子中我最喜欢舞会。”这种生活方式只能产生醉生梦死的花花公子和奥涅金式的“多余的人”，当然不会造就出杰出的诗人。幸而普希金少年时代经历了一八一二年的伟大时代，感染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已萌生了做一个自由诗人的愿望，才免于过久地沉沦在这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另一个幸运之处是，离开皇村学校之后，普希金仍继续与恰达耶夫等一大批思想激进的优秀分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如尼古拉·屠格涅夫、普希钦、库尼曾教授、维亚柴姆斯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米·亚·别斯图热夫等人。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秘密组织“幸福同盟”的领导和骨干，是几年以后十二月党人暴动的组织者和中坚，流放和绞刑架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他们鼓吹自由，宣扬联合起来、造福祖国的思想。这对普希金的思想发展起了极其有益的作用。普希金还参加了文学团体“绿灯社”，这是“幸福同盟”的一个外围组织。他也在戴里维格、久赫里别克等人所在的“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自由协会”里活动。它的领导人是早期十二月党人费多尔·格林卡。一八一七——八一九年是普希金接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世界观发生质变的两年。他这一时期写下的著名诗篇《自由颂》和《乡村》，是十二月党人政治纲领的艺术初现。在《自由颂》中，诗人用巴维尔一世的被谋杀，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篡位嫌疑，用铿锵有力的语言，抨击世间的一切专制暴君。在《乡村》中，诗人更集中更明确地抨击了残忍野蛮的农奴制度，诗的矛头直指专制农奴制的基础，起了十二月党人宣言书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表明，普希金已从对本阶级的弹劾发展成了叛逆诗人。

创作浪漫主义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普希金此一时期的另一重大贡献。

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普希金就开始构思这部取材民间传说的长诗。它讲述的是勇敢的公爵鲁斯兰与基辅罗斯大公的小女儿柳德米拉悲欢离合的故事。

在他们新婚之夜，黑海魔王抢走了新娘，弗拉基米尔大公悲恸焦急中宣布：凡救得柳德米拉者即为其丈夫，“还把半个王国作为酬劳”。当夜，鲁斯兰和另外三勇士便踏上营救公主的征程。长诗具有民间故事想象丰富、情节跌宕的特点，故事中出现了民间故事常见的黑海魔王、“能知未来的”芬兰隐士、老妖婆及“隐身帽”等人与物。长诗赞美柳德米拉的坚贞，她在被俘于魔窟之后，曾想以死抗拒魔王的欺凌，幸亏偶然中获得隐身帽，才避开妖魔的纠缠。长诗也颂扬了鲁斯兰的忠诚与勇敢，他为营救妻子，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魔窟。他骁勇善战，同魔王苦战三日，从地上杀到天上，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终于制伏魔王，救出公主。长诗也像所有的民

间故事一样，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外寻访柳德米拉的三勇士，有两人因嫉妒而对鲁斯兰心怀歹意。罗格达伊尾随鲁斯兰，暗下毒手，被鲁斯兰击毙，法尔拉夫受妖婆纳伊娜蛊惑，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归途中人困马乏的深夜刺死鲁斯兰、劫走昏迷中的柳德米拉并向大公冒功请赏。芬兰隐士用活命泉水救活了鲁斯兰又赠以解除魔法的戒指；鲁斯兰赶至基辅时正逢敌兵围城，他勇退敌兵，用神秘戒指为妻子解除魔法，夫妻重新团聚。法尔拉夫羞愧难当、俯首认罪，受到鲁斯兰与大公的饶恕。全部故事以正义战胜邪恶、勇士战胜妖魔和小人而告终。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普希金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虽然它远非尽善尽美，但它却显露了青年诗人概括广阔现实生活的巨大艺术才能。从表面看，似乎浪漫主义叙事长诗与诗人广为流传的《自由颂》、《乡村》等自由诗篇并无联系，但仔细推敲则会看到它们在关心国家命运、歌颂人民的历史功绩上却紧密呼应。只是在自由诗篇中，诗人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上，而在叙事长诗中则主要表现在对惩治邪恶、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的讴歌中。普希金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叙事长诗。它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优美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和浮雕般的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看到，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正在迅速地步入全国第一流诗人的行列。诗人的好友们，尤其为长诗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他们设宴庆贺他的成功，茹科夫斯基甚至在赠给普希金的照片上欣慰地写道：“失败的老师赠给胜利的学生。”

普希金在长诗中引入了生动的人民口头语言，这种革新尝试遭到保守派文人的攻击。他们说，普希金有意和上流社会的读者开玩笑，人民口语进入文学，就好像一个满脸胡须的农夫突然登堂入室——闯入高雅的贵族客厅一样地令人不可理解。这些浅薄而顽固的守旧派，根本不了解这个文坛新秀所开始的改革的深远意义。

普希金的《自由颂》、《乡村》等政治抒情诗和《童话》、《咏阿拉克切耶夫》等政治讽刺诗不胫而走，从首都到边远小镇都有人在传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把警宪们搜查来的这些诗篇送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御案上，沙皇阅后很愤怒。他命令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搜查并逮捕普希金。一八二二年四月中旬，总督召见普希金。总督坦率地告诉他，他接到命令要搜查和逮捕他；普希金则开诚布公地说诗稿已烧毁，但他可以重写一份。当着总督的面，普希金很快写出了那些反政府的诗篇，这种骑士风度得到了米洛拉多维奇的敬重。总督在向沙皇呈送这些反叛诗时，为普希金求情，希望宽恕这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但沙皇根本未理睬总督的建议，而是想从严惩处普希金的叛逆行为。沙皇在同皇村学校前任校长恩格哈特谈话时说：“普希金把那些可恶的诗散布到整个俄国，所有的青年都在背诵这些诗。得把普希金送到西伯利亚去。”按照沙皇的旨意，阿拉克切耶夫要求国务会议讨论普希金的案子，普希金确实受到流放西伯利亚的威胁。多亏普希金的许多好友和几位有正义感的上司——如卡波季斯里亚等人的斡旋，又加上恰达耶夫的长官近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和老诗人卡拉姆辛的说情，鉴于同情势力很强，沙皇才同意改流放为调遣。

五月四日，外交部长官涅谢尔罗亲自接见普希金，通知他说：根据皇上的旨意，派他去俄国南方移民委员会监督英佐夫将军处送一份重要公文，然后他就作为额外人员留在那里工作，直到另有调遣为止。五月十八日，诗人

的好友戴里维格和亚科夫列夫把普希金送到皇村，然后他们凄然告别，在只有老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陪同下，乘着四轮马车，沿着白俄罗斯大路向南驶去。彼得堡、皇村——欢乐的青少年时代已经渐渐模糊，但南方与未来则那么陌生和渺茫。柔情和愤怒的波涛在年轻诗人胸膛中涌流不息。

流放！这是普希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就染上了疟疾。幸好携眷去高加索矿泉疗养的拉耶夫斯基将军路过此地。将军一家在彼得堡时就与普希金相识，将军的小儿子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是普希金的好友。他们一听说普希金在这里，当晚就来诗人卧病的茨冈人的茅屋里探望他。普希金正处于间歇地昏迷和谵语状态之中，朦胧中发现床边站着尼古拉·拉耶夫斯基，顿时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将军也安慰诗人，并邀他结伴去温泉。几天以后——大约是一八二二年五月末，身体尚未康复的诗人已经同尼古拉共乘一辆马车在去往温泉的路上了。拉耶夫斯基将军一行有他的小儿子骠骑兵大尉尼古拉、女儿玛丽亚和索菲亚、英籍女家庭教师、鞑靼女仆和军医。老将军讲不完的俄国军事史话和有关南俄少数民族的种种动人的传说；尼古拉的激烈的思想、对时事的批评；两姊妹开朗而火热的性格以及对诗人的敬慕的目光；还有鞑靼女仆的闪电似的一瞥……都给这被流放的诗人以无限的安慰、喜悦和一连串的遐想。辽阔的草原、烂漫的山花、浩渺的大海、甘美的友情，既令诗人陶醉，又赋予他以激情。在古尔祖夫这种欢乐的景象达到了整个旅程的高潮。拉耶夫斯基将军率领的旅行队伍与等在此地的夫人拉耶夫斯卡娅、长女叶卡捷琳娜、二女儿叶莲娜会合了。叶卡捷琳娜性格刚毅、容貌出众，叶莲娜年方十七，久患肺病，柔弱、然而相当刚强，并富有牺牲精神。普希金在这个显赫而又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中分享了天伦之乐，从四姊妹那里承受着格外的垂青和芬芳的友情。将军夫妇甚至悄悄地猜测诗人是不是迷上了他们的哪一棵“小白桦树”。

高加索之行，开阔了普希金的生活视野。一八二二年九月底普希金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在高加索住了两个月，矿泉对我来说是很需要很有益的……我的朋友，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看到这雄伟的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们那终年结冰的山峰在晴朗的早晨，从远处看上去像是朵朵奇异的彩云，五彩缤纷，一动不动……”正是在高加索，诗人为《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写下了那出色的尾声：

远离涅瓦河边的故乡，  
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  
高加索的骄傲的山巅。  
我登上群山巍峨的峰顶，  
在悬岩中间斜坡上立定，  
心中翻腾若种种无言的情感，  
领略着这荒野沉郁的大自然的奇景；

……

这样的奇景在贵族“沙龙”里是领略不到的。这样的诗句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是写不出来的。初到南方，尤其是同拉耶夫斯基一家分手后，普希金常常被忧愁、苦恼所困扰。因为，在离开彼得堡前他不得不向为他斡旋的要人之一——诗人卡拉姆辛承诺了两年内不写任何带有反政府情绪作品的诺言。要《自由颂》和《致恰达耶夫》作者不抨击专制农奴制，还有什么会比这更

使诗人感到痛苦呢？要普希金不写反政府的诗，这就等于不许骏马奔驰，要云雀停止欢唱；而抚慰诗人创伤和痛苦，给予他激情和力量的，恰恰又是高加索壮丽的大自然和骁勇的人民。譬如，在从菲欧杜斯至古尔坦夫的途中，他的哀歌体的浪漫主义诗篇《白昼的明灯熄灭了》就是证明：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黄昏的雾气笼罩在蔚蓝的海上。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在我脚下起伏吧，沉郁的海洋。

……

不置身于惊涛骇浪的海洋上，怎能如此形象、有力地描绘出海的喧响和起伏，怎会那么准确贴切地用海的沉郁表达出自己的苦闷和愤怒。普希金此后几年在南方写的诗篇，主要取材于他沿途的所闻所见。《高加索俘虏》（1820—1821）、《强盗兄弟》（1821—1822）和《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1823）等浪漫主义长诗都是高加索山民和大自然恩赐的素材。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监狱，有两个囚犯越狱，他们虽然被铐在一起，但却成功地泅渡过第聂伯河，这种反叛的决心和勇气感染了诗人，于是开始孕育《强盗兄弟》。又如，在诗人同拉耶夫斯基家的小姐们分手前夕，她们中的一位，曾讲起诗人和老将军前行将途经巴赫切萨拉依宫，饱含深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有关这座“泪泉”的悲凉的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诗人的心。故事说土耳其可汗基列王拥有众多嫔妃，但他却对被俘的波兰公主波托茨卡娅产生了不可遏止的爱情。这个身经百战、杀人如麻的可汗，竟然对一个阶下囚顶礼膜拜，甚至还破例允许她在这个伊斯兰教规统治一切的宫廷中，供奉圣母玛利亚像。可汗的痴情，为他素所崇爱的妃子所妒嫉，一个出生在格鲁吉亚的爱妃，终于在一个深夜将波托茨卡娅公主刺死。可汗怀念他所宠爱的公主，为她在巴赫切萨拉依宫修筑了一座喷泉，在泉旁矗立的石碑顶端，伊斯兰教的新月教徽和基督教的十字架教徽，奇妙地铸在一起。多少世代过去了，人们仍然被这美妙的传说所感动，称那涓滴不止的泉水为“泪泉”。普希金在同拉耶夫斯基家的小姐们分手之后，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一道路经巴赫切萨拉依宫。当他置身在这倾圮的可汗宫殿中，诗人忆起一八一九年他在彼得堡曾听索菲娅·波托斯卡娅——她正是这不幸的波兰公主的后代——就曾向他讲过这个“泪泉”的故事。此刻诗人仿佛看见宫殿依旧巍峨森严，宫女、嫔妃、可汗和波兰公主又重现其间，……这就是《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最初闪现。

这期间，英佐夫将军的公署已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迁至基希涅夫，普希金九月间来到这里。在此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英佐夫将军的庇护，普希金的流放生涯尚属平安。有几个月，他甚至就下榻在英佐夫的公馆。当然，诗人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总有屈辱之感，时刻都提防着他人的侵犯和凌辱。他素来清高豪放，鄙视卑污，既不肯奉承达官显宦，也不愿隐瞒自己对政事的尖锐抨击。他甚至相当轻生，多次向人挑战或接受决斗，他的反政府情绪多次被密告到彼得堡去，因为有英佐夫这面挡风墙，他才免去许多麻烦和危险。

普希金流放南方的几年，正是南欧诸国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一八二〇年西班牙人民举行起义；一八二一年希腊开始了规模广泛的反土耳其

其统治的解放斗争；意大利烧炭党的斗争及其广泛影响……都激励着普希金。他甚至与希腊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普息兰蒂有过接触。在希腊起义失败后，他激动地写下了《希腊的女儿》（1821）一诗：

希猎的女儿呵！不要哭，——他成为英雄而  
死去！  
是敌人的子弹穿进了他的心胸。  
不要哭吧——是不是你自己，在战争的前夕，  
给他指定了这光荣的流血的途程！  
……  
和阿里斯托吉顿一样，他用桃金娘的绿叶缠  
起利剑，冲进了战斗——是的，他虽然阵  
亡，  
却完成了神圣的、伟大的事业。

普希金在南方的几年，又恰好是未来的十二月党的“南方协会”积极活动的年代。基希涅夫曾经一度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诗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奥尔洛夫任师长的部队正在这里驻扎，他娶了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大女儿叶卡捷琳娜为妻。普希金同这个家庭过从甚密。被人称为“第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彼·弗·拉耶夫斯基那时也在基希涅夫。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另一位著名英雄达维多夫和拉耶夫斯基将军是同母异父兄弟。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中旬他在基辅省的庄园卡敏卡为老母庆寿，邀请大批军官赴宴，也邀请了普希金。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显赫而热闹的祝寿会；而实际上却是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的一次重要秘密聚会。当普通的宾客离去后，军官们多次集会商讨重大问题。有天晚上，青年军官甚至公推拉耶夫斯基将军为主席，提出了有无必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问题。许久以来普希金就猜测可能有秘密组织存在，到卡敏卡后他更是激动不已。他时刻期待着人们向他公开这一秘密。此刻他尤其激动，以为自己生命最有意义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论证着组织秘密团体的必要以及它将给俄国带来的好处。这一晚，军官们是有意试探拉耶夫斯基将军的态度，由于问题提得过于尖锐，只好以“只是玩笑”的方式收场。普希金原以为下一刻钟便会宣布秘密结社的存在或组成，自己当然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突然间这场严肃的讨论变成了一场“玩笑”，他感受到沉重的打击，失望得几乎放声大哭。他噙着泪花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幸过。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生活……可能变得多么高尚。我看到了我面前崇高的目标。可是这一切……，这一切……但是你们开的玩笑多么残酷啊！”据参加过这次祝寿活动的革命者们回忆，当时他们的确视普希金为自己人，但由于诗人受沙皇军、警、宪的特别注意，所以未告诉他集会的真实目的。一八二一年，以佩斯捷尔上校为首，以第二军军官为骨干的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组成。普希金甚至有机会同佩斯捷尔进行了深谈。他很敬佩佩斯捷尔的清晰的头脑和透辟的政见。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独到见解的人物中的一个。”协会曾委托谢尔盖·格里戈利耶维奇·沃尔康斯基考察并吸收普希金加入组织，但沃尔康斯基担心诗人“遭到意外的政治惩罚”，所以“没有执行这个任务”。国内外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加速了普希金叛逆思想的

发展。一八二一——一八二二年间所写的《匕首》和《囚徒》，已经从对“法”的抽象赞扬，转向颂扬以暴力对付暴政。诗人讴歌威胁着王位的匕首：

你沉默的刀锋对着恶人的眼睛直射，  
有如地狱的冷光，有如天霆的电闪，  
而他呢，左右环顾，颤栗着，  
在宴饮之中坐立不安。

《匕首》虽未发表，但由于它反映了激进的十二月党人的政治主张，因而在十二月党人中流传很广。

《囚徒》是诗人一次被关禁闭时看见监外一只“在禁锢中成长”的鹰雏有感而成。诗人以“囚徒”自况，又以渴望自由飞翔的雏鹰自喻：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后面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  
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囚徒》透露了诗人久藏心头的一个反叛念头——逃离俄罗斯，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国度去。当然，他要叛离的既不是俄罗斯大地，更不是俄罗斯人民，而是专制政府。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怀有普希金这样叛逆思想的人成千成万。十二月党人是这些人中最坚定的代表，普希金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及其专制政权预感到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命运，因而不断加强其镇压职能。宪兵和警察早就窥视着基希涅夫的革命活动，不久就开始了镇压。彼·弗·拉耶夫斯基因在军队中宣传自由平等思想而被捕入狱，奥尔洛夫将军也被调离审查。一度充满自由主义气息、活力与希望的基希涅夫突然变得阴冷和令人难以忍受。一度那么令人振奋的欧洲革命形势，也因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革命相继失败而消沉和停顿。革命运动的挫折和停顿，也挫折了普希金的叛逆精神和战斗信心。因而一八二三年他在《我是荒原上自由底播种者》中流露了悲观、消沉乃至幻灭的情绪：

我是荒原上自由底播种者，  
早在晨星出来前，我就操作；  
我把富有生命的自由之种  
以洁净而无罪的手撒播  
在奴隶所耕耘的田垌中——  
然而，我不过白白浪费时间，  
这善意的思想和工作枉然……

他甚至写下了有这样严重错误的诗句：

吃你们的草吧，和平的人民！  
你们不会响应光荣的号召。  
为什么要把自由赠给畜生？

他们该被屠宰，或者被剪毛。  
一代又一代，他们承继的遗产  
是带响铃的重轭和皮鞭。

这首诗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而写的，但它却暴露了这位贵族革命诗人轻视人民群众、缺乏胜利信心的严重弱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革命力量的消长，对一个诗人思想和艺术的巨大影响。

普希金无法忍受被镇压后的基希涅夫的阴冷政治气氛，他写信给在彼得堡的朋友，请求他们帮助他调往别座城市去。一八二三年六月，普希金获准调往敖德萨，到诺伏罗西亚边区总督沃隆佐夫伯爵办公厅服务。

更残酷的命运正等待着这个叛逆者；同时也终于促使他更果决地走上叛逆之路。

一八二三年七月，普希金来到了敖德萨。新长官沃隆佐夫伯爵是个心胸狭窄、态度傲慢、盲目崇拜英国的官僚。诗人初到敖德萨时，他表示愿作普希金的保护人，许诺为诗人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他妄想让普希金为他歌功颂德，并且用对待一般下级职员的态度对待诗人，所以双方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普希金无法忍受沃隆佐夫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在给沃隆佐夫办公厅主任的一封信中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七年来我没有办过公事，我没有写过一封公文，我同任何长官都无信件来往。我自己断绝了自己的前程，可是我选择了另一个目标。请不要以为我是怀了一个末流诗人的幼稚的虚荣心来看待诗歌创作，也不要以为我把它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人的消遣：这就是我的职业，这就是我个人的实业，它能维持我的生活并给我的家庭带来独立的地位。”诗人还说，他把政府每月支给他的五十八卢布薪俸“不是看作一个官吏的俸禄，而是看作一个流刑囚人的口粮。”沃隆佐夫原想把自己打扮成诗人的保护神，以为普希金必然会感激涕零，并为他唱颂歌。他低估了诗人的才能、时代意义及其应有的尊严。所以，当他发现诗人不但不俯首听命，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叛逆思想时，他当然要以势相压。于是在这个愚蠢的官僚和民族诗人之间，便爆发了互不容忍的斗争。当沃隆佐夫得知普希金用讽刺诗讥笑他时，他对待人更加打击迫害。一八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沃隆佐夫签署了一份公文，要普希金到县城去调查蝗灾。普希金的推辞不被接受，于是普希金用四五天时间绕了一圈，并写了《蝗虫飞呀飞》一诗。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信。

这首小诗当时虽未呈送沃隆佐夫伯爵，却暗地里为人所传。同时，诗人还向办公厅送上了一份辞呈。

普希金在南方时期，曾一度倾慕拜伦的文采及其反叛性格。他在南方写的诗受拜伦东方诗篇影响颇大。沃隆佐夫不但在公事上刁难普希金，还进而攻击诗人的创作。说什么普希金是个“不值得尊敬的典范——拜伦的卑微的仿效者”。普希金则以讽刺诗《讥沃隆佐夫》回敬，嘲笑沃隆佐夫“半似英

国贵族，半似商贾，半似哲人，半似无知之徒，半似无赖，但是很有希望使他的卑鄙变为十足。”沃隆佐夫的妻子沃隆佐娃与普希金的相互倾慕，更加重了这种政治上的仇视。沃隆佐娃年轻貌美、喜爱艺术和文学，她倾慕普希金，不赞成丈夫对待诗人的轻蔑与压制态度。普希金也一度迷恋这位贵夫人，并以此作为对他的上司的报复。普希金先后为她写了《一切都完了》、《焚毁的信》、《声誉与想望》、《保护我吧》和《护身符》（均作于1824—1827年间）等诗。公仇私怨使沃隆佐夫对这个叛逆诗人恨之入骨。他决意运用他的全部权势陷害诗人。他在给彼得堡某要人的信中甚至呼吁：“把我从普希金手下解救出来吧”。这场较量的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是个变相的流放囚徒；另一方却是有整个专制政权支持的沙皇的边陲大臣。沃隆佐夫频频向沙皇告密，恰好这时警察局又截获了一封普希金赞同无神论观点的私人信件。信中说无神论“虽不如平常所想象的那样令人快慰，但是，不幸它却最接近真理。”在政教合一的俄国，赞同无神论就意味着赞同异教邪说，就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反叛，所以罪在不赦。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普希金行为不端，立即撤职，押送回普斯科夫省父母的领地，交当地长官监视。面对着新的迫害、强权与更加险恶的未来，普希金仍然不肯屈服。在离开敖德萨前夕，他写下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致大海》。

再见吧，大海！你壮观的美色  
将永远不会被我遗忘；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在黄昏时分的轰响。

心里充满了你，我将要把  
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的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

这是该诗的最后两节。普希金把大海视为“自由的原素”，他咏叹浩瀚的大海，就是在倾诉自己内心汹涌的波涛；他礼赞海的轰鸣，讴歌海的光和影，借以表明自己将永远憧憬自由。南方所给予他的悲痛、慰藉、欢乐、爱情和失望，都融合在这大海之歌中。

沃隆佐夫伯爵的卑鄙目的终于实现了。一八二四年七月三十日敖德萨卫戍司令部执行了沙皇的旨意——解送普希金去普斯科夫省。四年前，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彼得堡，如今他又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南方。四年前，当权者企图用流放的手段制伏这个阶级逆子，窒息或压抑他那带有反叛精神的诗才。尽管他们很严重地伤害了他，但他们却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四年来这个流放诗人，就像一株牛蒡草一样，韧性地生活着，吸取着大地的力量。他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中、从南欧诸国的革命运动，以及从南方秀丽的山水中汲取了灵感和题材，勤奋地坚持写作。在一封从基希涅夫寄给恰达耶夫的信中他写道：“在孤寂中，我那任性的天才体验到了平静的劳作和思考的饥渴。我掌握着白天，心智和秩序和平相处。我学习着保持长时间的思维，在自由的怀抱中，我要用激动的青春来补偿那些虚度的岁月，同时，在启蒙方面我要和时代并驾齐驱。”诗人的弟弟列夫·普希金回忆道：“普希金在

敖德萨写了很多作品，读了更多的书。在那里他写了《奥涅金》的头三章。他热情地开始写作，每天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普希金很早就醒来，一般都要写好几个小时，然后再起床。朋友们常常见他要么沉思默想，要么对自己小说里的诗行大笑不止。”普希金把他对农奴制的满腔愤怒，对自由和革命的渴望，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都融合在他在南方时期的创作之中。四年前离开彼得堡时，除那些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外，他只有一部刚刚问世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四年后当他又从南方被驱赶——被押解回北国时，他已是写过浪漫主义长篇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和另一部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前两章的誉满全俄的大诗人了。南方四年的流放生涯，使普希金广游了祖国的大地，更真切地谛听了人民的心音，更清楚地认识了统治者们的卑鄙，尤其是与十二月党人的接触，更使他成了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诗人。

## 十二月党人的回声

敖德萨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明确规定普希金不得路经莫斯科，不得中途停留，所以八月九日普希金便到达了父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警察当局要求诗人的父亲谢尔盖·里沃维奇“警觉而关切地监督儿子”，还要求圣山修道院院长执行同样任务。儿子被送回幽禁，父亲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于是父子间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冲突。过后，父亲便携着他往，只留下老奶娘阿林娜·罗吉翁诺芙娜陪伴诗人。

幽禁的岁月是寂寞而又凄凉的。乡村地主们畏惧这反叛的诗人，只有三山村的女地主奥西波娃颇有教养与慧眼，她和她的女儿们都敬重与爱戴诗人。“我周围的邻居很少”，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只认识一户人家，而且很难得见到他们——我整天骑马，晚上听我奶娘讲故事，她就是达吉雅娜奶妈的原型……她是我惟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不感到寂寞……”生活中他偶尔也有欢乐，譬如，在奥西波娃家普希金曾遇见了青年时代的女友凯恩。在她离去时他赠予她刚发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其中还夹着那首著名的抒情诗《我记得那美妙的时刻》（1825）。

幽禁，使诗人与上流社会完全隔绝，但同时却使他更加接近人民。这又是愚蠢的统治者们未曾料及的。诗人不但与奶妈和农奴相伴，而且每逢节假日都到集市或教堂广场去，听民间艺人的吟唱，记录群众的俚语村言。他穿着红衬衫，不修边幅，“走到人群里去，那里大家都在玩儿，他往地上一坐，叫那些瞎眼的叫花子过来，他们给他唱歌，念诗。”人民的口头文学，犹如人民的乳汁，继续哺育着自己的民族诗人。

在所有的痛苦中，最折磨诗人心灵的是他对祖国命运的系念。一八二四——一八二五这两年正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朋友们的安危，祖国的未来……国难和私愁常常使他寝食不安。他生就了叛逆者的性格，却被幽禁在穷乡僻壤，犹如一只猛兽被囚于笼中，犹如一匹烈马，空对着遥远的疆场嘶鸣。终于，在漫长而阴冷的日子中，他迎来了一个光辉的黎明——一八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诗人皇村学校的同学、好友普希钦绕道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探望自己的至友。普希钦是清晨到达的，普希金披着睡衣跑来迎接友人。这是诗人幽禁中最幸福的一天。两位密友倾谈竟日，谈往日基希涅夫的所有的友人；谈被监禁在梯拉斯波尔狱中的彼·弗·拉耶夫斯基少校的坚强不屈；谈奥尔洛夫将军；谈秘密结社；谈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普希钦暗示了秘密组织的存在，但他不肯说的更多。普希金激动地说：“亲爱的普希钦，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普希钦还特意为诗人带来了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当时这部喜剧因其对农奴制批判得辛辣尖刻，正被贵族青年们争相传诵。两人共同朗读着，不时拍案称快或者发出由衷的笑声。直到深夜，两位挚友才依依惜别。普希钦终于去了，他们哪里知道此一别竟成永诀。普希钦此行带来了战友的音讯，带来了关于祖国命运的重大信息，这使诗人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必然与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正是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普希金才对俄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普希金认真研读俄国历史，并创作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普希金还完成了长诗《茨冈》。茨冈人，通常

被称为吉普赛人，是一个失去自己国家、分散居住在欧洲各国的民族。他们那种自由奔放的习性和流浪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作家。他们常常借助吉普赛人表现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愿望。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梅里美的中篇小说《高龙巴》、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等作品，都曾塑造过吉普赛人的鲜明形象。普希金在南方时曾与吉普赛人接触，并写就了长诗的提纲。长诗从描绘吉普赛人自由而奔放的生活场景开始的：“一大群热闹的茨冈，沿着柏萨拉比游荡。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他们的宿营地充满着生机：“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野上放着，旷场中间，一切都是活泼泼地：小孩子叫着，娘儿们唱着，还有车上的行军灶响着。”长诗的主人公阿乐哥是一个厌倦贵族上流社会并与之发生了严重冲突的人。在一个傍晚，他来到茨冈人中间。茨冈少女真妃儿把他带到父亲面前，说：“我的父亲哪，我得个客人：我在坟场荒地上找着他，我叫他来到我们的营帐，让他在这儿过夜吧，他说，他要做茨冈，跟我们一样。衙门里要捉他。我可要保护他，他名字叫阿乐哥，愿意到处跟着我。”阿乐哥留在茨冈人中间，并成了真妃儿的丈夫。开始时他觉得茨冈人素朴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新鲜；但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无力割断对城市文明和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眷恋。虽然初来时自己曾声明厌倦城市文明：“那沉闷的城市，不自由有的是！……，出卖着自己的自由，对着偶像叩头；讨那一点儿钱，还带一个锁链。”但实际上在这里他生活得却很烦闷。“尽望着那空旷的荒地，那年轻人是在烦闷，忧愁的原因好秘密，自己却不敢问一问。”这往日的贵公子终于未能成为茨冈人。过了两年，单纯、任性的真妃儿不再爱他了。这，在吉普赛人本是极其平常的事，用老头儿的话说：“谁能指示天上一个地方，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谁又能够对着年轻的姑娘，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但茨冈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却是这位贵公子所难以接受的。当他发现真妃儿与情人幽会时，他竟持刀行凶——杀死了一双情侣。阿乐哥没有遵循茨冈人朴素的自由原则，而是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私有观念衡量事物。茨冈人并未要阿乐哥以血还血，只是用驱逐来惩罚他。诗人通过老头儿——真妃儿父亲的一段话，表达对阿乐哥的谴责。“远远离开我们吧，骄横的男子！我们是野蛮的，我们中间没有法律，我们没有杀戮，也没有刑罚；我们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泪。和杀人者一起过活，是可厌的！你不是为这粗糙的命运而生，你只晓得一己的自由，……”普希金即对阿乐哥的叛逆行为表示同情，又批判了这个自私的厌世主义者。对阿乐哥的批判，也表明诗人对拜伦的厌世主义的否定。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向前滚动，俄罗斯愈来愈临近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塔干罗格病逝。国家会有什么重大变革？革命团体会不会有所行动？个人的命运有无转机？这一切都使被幽禁在偏远乡村的诗人十分不安。普希金曾计划化装前往彼得堡，后因故未能成行。甚至就是在这举国惶惶不安、个人忧心如焚的日子里，诗人仍未停止创作。他用十二月十三、十四两个早晨，完成了诙谐长诗《努林伯爵》。十二月十五日普希金照常去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她们家派往彼得堡采购的厨子阿尔谢尼突然赶了回来，并报告说：“彼得堡发生了暴动，……”普希金回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立刻收拾行装，再次准备去彼得堡。但他只走了很短

一段路程就转了回来，他决定等待更准确的消息。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尼古拉一世继位的诏书。又过三天，公布了十二月十四日叛乱的消息。十二月末，诗人在政府公布的“国家要犯”名单中读到了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普希钦、威廉·久赫里别克尔等人的名字。这些情同手足的少年同窗与志同道合的诗友，竟然成了“罪人”和“要犯”！普希金当夜就把他几年来有关十二月党战友的速描、回忆、日记和信件付之一炬。一八二六年初，切尔尼戈夫团在南方的暴动也遭到镇压，形势愈来愈恶化。普希金给彼得堡的朋友写信探询有关自己的命运。茹科夫斯基告诉他审判委员会发现几乎每个暴动者的材料中都有普希金的自由诗和政治讽刺诗。七月十三日最高当局公布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判决。帕维尔·佩斯捷尔、康德拉季·雷列耶夫等五名领导人被判绞刑，尼古拉·屠格涅夫、普希钦、久赫里别克尔等大批优秀青年军官被判无期徒刑和长期服苦役。佩斯捷尔、雷列耶夫等五人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处死。死讯传来时，普希金正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章。他情不自禁地在手稿上画了五个吊着牺牲者的绞架，还写了“我也会、我也会……”的字样。

还是一八二六年春，考虑到最高当权者已经易人，普希金曾给最高当局上书，要求政府作出决议，恢复他的自由。他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宗教观念“暗自藏在心里”，“对必然要发生的事不想作不理智的反抗”。考虑到相当恶化的客观形势，诗人决定缓和同新沙皇的矛盾。恰好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采取了血腥镇压后，也有意笼络人心，所以决定对普希金采取软化手段。

九月三日深夜，普希金从三山村返回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正好赶上普斯科夫省长的信使到来。省长通知普希金：皇上已经恩准他的“奏请”，普希金可在信使陪同下立即去莫斯科，到达后马上去总参谋部值日将军处报到。当夜，普希金带上简便行装及两部珍贵的手稿——《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东诺夫》就启程了。老奶奶、管家和管家的女儿都猜不透这究竟是福还是祸，第二天一早老奶奶就跑到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去报信。其实，正在旅途上的诗人，也不清楚明天自己究竟又会面临着何种处境？……

九月八日下午四时，普希金被召至尼古拉书房晋见新沙皇。为了政治需要，尼古拉一世决心演出一场精彩的“赦罪”戏。他虽然只比诗人大几岁，却用长辈的口吻教诲普希金。当话题触到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尼古拉问：“如果您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的话，您会怎么办？”普希金坦率地回答说：“我会站到叛乱者的行列里。”尼古拉问他：今后“你的思想方法是否有所变化，你能否保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普希金不肯正面回答，经过一阵沉默，才勉强同意。沙皇还询问普希金的创作情况，诗人抱怨审查太严。沙皇说：“从今以后允许诗人住在两京或国内其他任何地方，可以任意选择。”接着他又补充说，从今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只由皇上一个人加以审查。这些对话是外交家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听沙皇复述后追记的。谈话结束后，尼古拉挽着普希金的手将他送至书房门口并对敬候在书房门外的重臣和文人们宣布：“诸位先生！这是一位新的普希金。让我们把旧的忘掉吧。”这当然只是沙皇一厢情愿的想法，普希金并没有变新，“旧的”普希金依然故我。

久别的莫斯科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敬爱的诗人。当普希金首次在大剧院露面时，“整个剧场顿时喧闹起来，纷纷提到他的名字；所有的视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剧院门口，许多人围着他……”流放归来的普

希金已经是举国闻名的大诗人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大家都对他感到兴趣，最优秀的青年都集中在他身边。”二、三十年代之交，正是“非常恐怖的”（赫尔岑语）年代。社会的最精华部分——十二月党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宪兵、暗探仍然四处逡巡，追查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他们当然不肯放松对普希金的监视。宪兵头子班肯多尔夫警告普希金：他的诗作不经沙皇审阅，不仅不许发表，甚至不能在任何场合朗读。普希金送呈了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要求出版，但沙皇却批复说：“我认为，假如普希金先生把他的悲剧加以必要的修削，改成类似华尔特·司各脱的历史小说，那么，他的目的就能完全达到了。”沙皇及其御用文人敌视、惧怕讴歌人民力量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正好说明了悲剧的深刻和成功。普希金坚决拒绝了沙皇的旨意，并告诉班肯多尔夫说：“我很同意皇上的意见，就是我的诗剧与其说是悲剧，毋宁说是更接近历史小说。惋惜的，就是我没有力量能改写我已经写好的东西。”悲剧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中了，直到一八三一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在普希金归来之初，沙皇及班肯多尔夫都认为用强权与笼络的双重手法，也许会使普希金“转到对政府有利的一边来”。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错打了算盘，于是就加紧了对诗人的监视和迫害。一八二六——一八二八年普希金曾因《安德利·舍尼埃》和《加甫利颂》两次被传讯。他们怀疑《安德利·舍尼埃》中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是影射政府对十二月党人的迫害，普希金好不容易才证明此诗写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之前。而《加甫利颂》一案就更具有威胁性，因为他在这首诗中嘲笑了基督圣胎的神话。仅此一点，普希金就可能被判终生禁闭教堂牢狱之罪。正是在这时候，他写下了《预感》一诗：

静静的、险恶的阴云  
又在我头上凝聚；  
……  
我是否对它还一样蔑视？  
是否在和恶运的邂逅中  
我还能保持青春的骄傲，  
还那样坚忍，绝不屈从？

幸亏由于朋友们的斡旋，又加上当局对利弊的多方面权衡，不久之后，政府就自行停止追查。但是当局认为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的赦罪，是对诗人的莫大恩惠，所以在朝的人士，都认为普希金应有谢恩的表示，但普希金数月之久不肯屈就。对于一个登极伊始犹疯狂镇压十二月党人革命的新沙皇，诗人当然不肯违心地唱颂歌。后来，他只好用一首《四行诗节》（写于1826年末），搪塞过关。这首诗前三节都是歌颂彼得一世的，说彼得“以真理招纳人心，以学术挽救了颓风”。“他时而是水手，时而是木匠，时而是博学之士，时而是英雄，他以一颗包罗万象的心，永远当着皇位上的劳工。”诗的最后一节，是对尼古拉的期望：

请骄傲于宗室的近似吧，  
请在各方面和祖先靠近：

像他一样的不倦和坚强，  
也像他那样遗泽可亲。

这希望中还包含着诗人对沙皇可能赦免十二月党人的幻想。有几位友人，因此诗责备普希金阿谀奉承沙皇，普希金不得不在一八二八年写了《致友人》一诗为自己辩护：“不，我不是谄媚的人，……”“我阿谀！不，朋友，……”。但凭公而论，这两首诗也确实反映了普希金这期间曾对新沙皇抱有相当的幻想，这和他既想忠实于十二月党人的理想又能与新王朝和谐相处的矛盾心理相符。但这种摇摆时间很短，进入一八二七年，普希金就重又“唱起旧日的颂歌”，他的一系列抒情诗篇再次响彻着十二月党人的回声。

一八二七年他写下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阿里昂》，一八二八年又写了抨击专制制度的讽刺诗《毒树》。

于是这骄矜的君王  
把他的羽箭浸满了毒，  
他就向远近的邻邦，  
把这些死亡的箭射出。

这散布死亡的君王，正是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专制王位的继承者尼古拉一世。这证明沙皇威逼和利诱普希金的种种手段，终于不再奏效。

二三十年代之交普希金的创作数量颇高，除《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政治抒情诗外，还写下了《诗人》、《三条泉水》、《回忆》、《我曾爱过你》等优秀抒情诗篇。一八二七——一八二八年间，普希金继续谱写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一八二八年创作了叙事长诗《波尔达瓦》并开始了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又译《黑教子》）的写作。普希金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永远轰鸣着十二月党人，震撼着整个俄罗斯的回声。

## 被谋害的民族诗人

一八二八年冬，普希金从彼得堡回到莫斯科，在一次舞会上与未来的夫人冈察罗娃初次相识。冈察罗娃很美，被誉为当时莫斯科第一美人。诗人又一次为“美的精灵”所倾倒，并“虔诚地拜倒在神圣的美丽之前”。一八二九年五月，普希金第一次向冈察罗娃求婚，未获允诺，但也未遭肯定拒绝。姑娘的双亲推说女儿才只十六岁，须等些时候再说。普希金受了很大刺激，当夜未向政府作任何说明便启程去高加索。当时俄国和土耳其正在高加索交战，诗人的好友小拉耶夫斯基在那里任团长，诗人的弟弟也在巴斯凯维奇部队中任职。南行途中诗人还绕道两百里去访问了隐退在奥廖尔的一八一二年英雄叶尔莫洛夫将军。五月普希金赶上了部队，此后一个月他随同部队前进、野营，还参加过一次战斗。六月末俄军攻占了阿尔兹鲁姆后，普希金才离开部队。由于擅自离开莫斯科，普希金受到班肯多尔夫的申斥。这次高加索之行产生了《阿尔兹鲁姆旅行记》、《高加索》和《雪崩》等一组描绘高加索自然风貌的出色的景物抒情诗。

一八三一年五月初，普希金再次向冈察罗娃求婚，获允。十二月初普希金和冈察罗娃举行正式订婚典礼。婚前，普希金的父亲把尼席高罗德省吉斯坦涅夫村一份有两百个没有被质的农奴的领地分给了诗人。秋初，诗人启程去办理过户手续。当普希金到达父亲领地波尔金诺村时恰逢瘟疫流行，他被迫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秋天。这年的秋天是诗人坎坷半生中最幸福的季节。尽管他被困异乡、焦渴地思念未婚妻，但他的情绪却空前高昂，诗才犹如涌泉。三个月中，他写了四个小悲剧：《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石客》，全部《别尔金小说集》，一篇《科洛姆纳的小屋》，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和近三十首抒情诗。普希金传记的作者曾经把这三个月诗人的创作排过一个日程表，发现多数短篇和戏剧都是在两三天内完成的，有些作品甚至只用了一天时间。这种速度，这种以多种题材、文体交错写出优秀作品的才能，即使在世界第一流的作家中，亦不多见。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普希金与冈察罗娃在莫斯科举行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活得很幸福。诗人珍爱妻子，他在给挚友——作家、诗人普莱特辽夫的信中写道：“我结婚了。非常快活。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我一生中不要有什么变动，更好的是不再期望了。这种情况，对于我是这样新鲜，就好像我再生了一样。”冈察罗娃也爱丈夫，敬重他的创作事业，有时还能帮丈夫抄写诗稿。但冈察罗娃的母亲却与女婿有矛盾，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又非常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因而在政治、宗教观点上，有时同普希金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冲突尖锐化，五月，普希金便携妻子去彼得堡，在皇村租了一所消夏别墅。恰好，那年春天尼古拉一世的宫廷为了躲避向彼得堡蔓延的瘟疫也迁来皇村。有一次在公园里，普希金与尼古拉一世相遇。沙皇表示很关心诗人的生活，问普希金为什么不供职，并建议普希金写彼得大帝的历史。秋天，普希金迁居彼得堡，被重新任命于外交部任职并晋升一级，但年俸也只有五千卢布。

一八三一年法国再度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同年秋比利时爆发要求脱离荷兰的独立斗争。十一月波兰举行起义，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华沙议会宣布废除尼古拉一世在波兰的王权。俄国派十一路大军入侵

波兰王国，爆发了激烈而残酷的战争。整个欧洲进步人士都同情波兰，抨击俄国的侵略行为。而普希金在这一事件上却表示支持帝俄的沙文主义观点。他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日写的《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和九月间写的《鲍罗金诺周年纪念》二诗中均为俄国军队辩护。作为一个忠于十二月党人理想的民族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鼓吹沙文主义这无疑是一污点。

诗人婚后的宁静心情并未能持久。冈察罗娃正处于青春焕发时期，她出席各种贵族的、乃至宫廷的舞会，她到处受人簇拥，甚至受到沙皇的垂青。她还很年轻，阅世不深，这使普希金颇为忧虑。为了陪妻子去社交场所，诗人浪费了很多宝贵时光，这使他很苦恼。他在给莫斯科的朋友拉雪金的信中抱怨说：“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过得很不正常。由于为生活操心，我已忘了寂寞。但是我没有一个作家所需要的那种自由的、单身汉生活中的空闲。我在上流社会进出，我的妻子红极一时——这一切需要花钱，要钱我就得工作，而工作就需要安静下来……”冈察罗娃并不轻浮，她爱自己的丈夫，而且也颇有思想。但在那个上流贵族阶层里，她不能不参予社交生活。而她的出众的美貌，又经常招致一些放浪贵族青年的追逐。虽然她很能自持，大多处理的很得体，但终不能完全解除丈夫的忧虑。

为了完成尼古拉一世提议的彼得大帝史的写作，普希金获准查阅国家机密文献档案的权利。他勤奋地研究俄国及有关彼得大帝的史料。他每天早晨步行到档案馆去，很迟才步行回家吃午饭，边走边思考所看的资料和古往今来许多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那些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史实，常常使他激动不已，他感到有责任再现它们。于是一八三二年他完成了反映农民暴动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这之后，便着手《普加乔夫史》的准备工作。经陆军大臣批准，他又获得了查阅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档案，一八三三年夏末还获准去喀山、奥伦堡和普加乔夫起事的拜尔地村调查有关普加乔夫的史实。普希金找了几位见过普加乔夫的老年人谈话，记录他们讲述的起义史实与有关民歌，还在当地档案馆抄写了材料。在诗人离去后，有人怀疑普希金的来历，村里竟特意备车去奥伦堡报告，说：昨天有个黑卷发、长着长爪的人来询问普加乔夫起义的事，临行还偿了金洋，行为令人生疑等等。这一切普希金可不知道，他对自己此行很满意，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在这里忙于向老人们、向我的主人公（普加乔夫）的同时代人了解情况；跑遍了城郊，参观了战场，询问、记录，我很满意，我没有白白到这个地方来。”

一八三三年十月，普希金再次来到波尔金诺村，这亲切而静谧的乡村，又一次赋予诗人以旺盛的创作热情。他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写到下午三点，然后骑马郊游，回来后洗澡、吃饭，然后读书一直到九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正在写，并且已经写了很多东西了。”在这次暂居波尔金诺的一个半月里，普希金完成了：故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反映彼得一世改革的长诗《青铜骑士》；小说《黑桃皇后》和一组优秀抒情诗。

自一八三二年以来，普希金的家庭负担逐年加重。这年五月他们的长女玛丽亚降生，接着又相继有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格里高里出世，后来又添了小女儿娜塔丽亚。冈察罗娃的两个妹妹也来诗人家寄居，生活负担相当重。普希金欠了一大笔债，有欠私人的，也有欠政府的。经济形势日益困窘，而政治处境也不断恶化。沙皇尼古拉倾慕冈察罗娃的美貌，希望她能经常出席宫廷舞会，所以于一八三四年新年前夕，下令恩赐普希金“宫廷近侍”衔。

这头衔一般是赐给年轻贵族军官的，赐给年已三十五岁、诗誉全俄的普希金，明为恩赐，实是侮辱。普希金非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被任命为宫廷近侍，这对于我的年纪是太不相称了。但是宫廷（其实应该理解为皇上）希望娜塔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常到安尼奇柯宫去跳舞。”不久，普希金又得知警察局拆阅他写给妻子的信并呈给沙皇过目的事，他更加震怒。他立即递了辞呈，他和宫廷多年来勉强掩饰着的矛盾因之而公开化、明朗化。沙皇对茹科夫斯基表示了对普希金的不满和威胁，茹科夫斯基一再周旋，最后才以普希金主动撤回辞呈而罢休。关于此事，普希金日记也有记载：“我对宫廷侍从的委任不曾表示感动和谢忱，皇上对此感到不满。我可以做一个臣民……但就是在上帝那里，我也不做奴隶和小丑。可是在我们的政府里不道德的积习是多么深啊！警察局竟然拆开丈夫给妻子的信并且读给沙皇听……沙皇也不羞于承认此事——并且让维克多和布尔加林去执行这项阴谋。”在那样一个专制而恐怖的年代，诗人敢于在日记中直斥沙皇，这是相当勇敢的。诗人内心生活愈来愈痛苦，一八三四年五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倾诉道：“让我唾弃彼得堡，呈请退职，到波尔金诺去……依附于人是不快的；特别是一个二十岁的人是应该独立的。这不是责备你，而是对自己不满。”一八三五年十月普希金甚至当面对班肯多尔夫说：“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受到像我这样的压迫”。这一系列的自我独白和公然抗议都表明沙皇对诗人的迫害愈来愈残暴，诗人内心的痛苦愈来愈剧烈。这种迫害和压抑严重影响了诗人的创作情绪。最后几年诗人除完成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创办《现代人》杂志外，再没写什么大型作品。

一八三六年冬，统治集团对普希金的迫害更加露骨。一个在俄国禁卫军骑兵团供职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流亡分子、荷兰驻俄国公使格伦克的义子丹特斯放肆地追求冈察罗娃，到处纠缠她；冈察罗娃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丈夫，使普希金很不安。一些卑鄙小人制造了许多流言蜚语。一个叫杜尔高鲁柯夫的贵族流氓无赖，甚至在一次舞会上竟然当众在普希金背后作手势侮辱普希金。同年十一月有人从邮局寄匿名信给普希金，称他为“乌龟团副团长”。信中暗示普希金妻子与沙皇关系暧昧。普希金怀疑此信是荷兰公使指使人干的，所以就向他的义子丹特斯下了挑战书。格伦克害怕这场决斗会影响他的宦途，所以就劝说丹特斯向冈察罗娃的姐姐加杰林娜求婚，这样普希金才撤回了挑战书。

但是，结婚后的丹特斯并没有放弃对冈察罗娃的纠缠，而是利用亲属关系更加放肆。普希金对于这一连串的阴谋、迫害和侮辱——从尼古拉一世到丹特斯的种种卑劣行径——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再次以极可怕的言词写信给格伦克进行挑战。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在彼得堡近郊普希金同丹特斯决斗。丹特斯首先开枪击中诗人腹部，诗人支撑负伤的身体还击一枪，未击中要害。

重伤的普希金被运回家时，冈察罗娃惊得晕了过去。诗人至死都珍爱并信任自己的妻子。他安慰她说：“你放心吧，你没有过错。一切都会好的。”他临终前叮嘱她：“迁到乡下去住吧。”

为我服丧两年，你就嫁人，不过要嫁一个老实正派的人。”普希金逝世后，冈察罗娃遵从丈夫的遗言，住到乡间去，用全副精力培养子女，直到第七年才改嫁。她终生怀念普希金，直至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病逝为止。

普希金伤后两天——一八三七年二月十日与世长辞。噩耗传开，自动前来瞻仰诗人遗体的群众近五万人，沙皇尼古拉畏于群众的愤慨和激愤，不得

不把丹特斯驱逐出境。同时又密令宪兵团连夜将诗人遗体送往普斯科夫省诗人故乡。二月十八日诗人被草草安葬在距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不远的圣山镇教堂。

诗人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艺术上大有作为的盛年。他不死于偶然的决斗，而是死于统治集团长年迫害和有计划的谋杀，正如诗人莱蒙托夫在《诗人之死》一诗中所写的：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  
屠夫啊！

……

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普希金被杀害了，并被草草掩埋！但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缔造者的业绩，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的。他用他的诗歌、散文、戏剧乃至诗论，为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他的作品为自己树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他的作品已传遍全世界，他的名字将万世流芳！

## 主要作品介绍

### 抒情诗

作为诗人，普希金首先是位抒情诗人。他以抒情诗而闻名于世，又以抒情诗人而永垂后世。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他写了八百八十余首抒情诗，真可谓无时不在吟咏。他有些抒情诗篇，像一泓清澈的湖水，映出俄罗斯的天空和大地；有些抒情诗篇又如一条奔腾咆哮的激流，表达着人民的哀痛和愤怒；诗人在有些诗篇中倾诉爱情、赞美友谊；在有些诗中则呼唤着雷霆和暴风雨的来临。别林斯基说：“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在普希金的大量而又绚丽的抒情诗中，歌颂自由的诗篇——政治抒情诗内容最深刻、社会影响最大。

普希金最早产生广泛社会作用的抒情诗是一八一七年的《自由颂》。那时，诗人刚刚离开皇村中学不久，由于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渴望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当强烈。在“阿尔扎马斯”文学社团中他与尼古拉·屠格涅夫过从甚密。尼·屠格涅夫是那一代年轻人中最有教养、思想进步、坚决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说皇村学校时代恰达耶夫对普希金的思想影响最大，那么彼得堡时期对诗人给以极有益的影响的人物则是尼·屠格涅夫。屠格涅夫长期在国外，一八一六年秋才返回俄国。他对专制农奴制度怀有强烈的憎恶，力主用资产阶级学说改造俄国。这位受过良好的教养，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经常同普希金抨击专制制度，阐述他所起草的改革纲领。

《自由颂》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写的。屠格涅夫后来证实，《自由颂》的前一部分就是在他的居室中写成的。普希金是个真正有才华的诗人——“普希金的心灵中有诗”。他没有把自己与友人的政治观点简单地融化在诗行中，而是找到了表现这一具有巨大社会意义主题的恰当而又完美的表达形式。他选用的诗题——《自由颂》，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的战斗性。一七九一年俄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作家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问世，其中有一首诗即题名为《自由颂》。在以往那些宫廷诗人笔下，颂诗主要用来歌颂君主和宫廷，但拉季谢夫却一反惯例，用它来歌颂自由：

啊！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  
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  
啊，自由，自由，你这无价的礼物，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  
快用你的激情来燃烧起我的心胸，  
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  
将黑暗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这首诗后来收在拉季谢夫一七九一年五月出版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因为这本书以辛辣的文笔猛烈地抨击专制农奴制，因而招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迫害。女皇看过《旅行记》后批道：“作者是一个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并且下令判处作者死刑；后来因慑于社会舆论，才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场文字狱，这一段镇压自由的令人战栗的史实，在俄国知识界无人不晓。而普希金却宁愿冒被流放的风险，也要沿用《自由颂》

这一犯禁的题目来写诗。这显示了他反专制暴政的坚强决心和敢于偷天火给人间的大勇。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这就是在打情诗开头两段中诗人所写下的战斗诗句。年轻的诗人，此刻虽然思想上还未达到反对一切君主制的高度，但却无比憎恨专制暴政：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普希金用拿破仑篡夺法国革命胜利果实后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和俄皇保罗一世遇害的事实，表达了人民和君王都必须尊重“法”和依“法”行事这一观点。他生动地再现了保罗一世被杀害的史实：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沉重的梦  
压得沉重，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手在凝视  
一个暴君的荒芜的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  
在雾色里狰狞的安息。

他还听见，在可怕的宫墙后，  
克里奥的令人心悸的宣判，  
卡里古拉的临终的一刻  
在他眼前清晰地呈现。  
他还看见：披著绶带和勋章  
一群诡秘的刽子手走过去，  
被酒和恶意灌得醉醺醺，  
满脸是骄横，心里是恐惧。

不忠的警卫沉默不语，  
高悬的吊桥静静落下来，  
在幽暗的夜里，两扇宫门  
被收买的内奸悄悄打开……

噢，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像野兽，欢跃着土耳其士兵！……  
不荣耀的一击降落了……  
戴着皇冠的恶徒死于非命。

普希金在这里回述了十几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参予谋杀他父亲保罗一世的事实，暗示着亚历山大窃取来的王位必然要和拿破仑帝国一样难以持久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亚历山大读完《自由颂》以后才勃然大怒，要把普希金流放到偏僻的边远地带去。也正因为这首诗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倾向，它才能不胫而走，经年闪烁着奇异光彩。在诗人生前《自由颂》没有发表机会，但它为无数青年辗转传抄，流传极广。一八五六年赫尔岑才把它第一次发表在《北极星》上。

《致恰达耶夫》写于一八一八年，是普希金继《自由颂》之后的又一脍炙人口的歌颂自由的诗篇。骠骑兵军官恰达耶夫的团队刚从法国归来，正驻扎在皇村附近。他头脑清楚、才思敏捷，因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影响而力主俄国应废止专制农奴制，给人民以自由、民主。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没有长久地把我们骗慰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宿命力量重压之下，  
我们正带着焦急的心情  
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苦刑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候那确切的会期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正直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在这首短小的抒情诗中，普希金以确切的诗句，概括了十九世纪初叶优秀贵族青年从追求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进而追求革命、自由和战斗的过程。一八一二年的炮声和继之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惊扰了他们的青春欢乐，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们想要摧毁这腐朽黑暗的俄罗斯，他们焦急地倾听着革命的呼唤。诗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推翻专制农奴制度的热望，反映了正在集结中的十二月党人的理论和愿望。虽然，普希金和某些

十二月党人革命者一样，为之奋斗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但这对农奴制的俄罗斯来说仍是一场巨大的、艰巨的、而又充满迷人幸福美景的革命。此时，普希金也和许多十二月党人革命者一样，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而又伟大的事业，坚信专制暴政必将被废除，而他们的名字必将万世流芳。

沙皇的专制政体建筑在腐朽的农奴制之上，反专制政体必然要抨击反动的农奴制度。普希金写于一八一九年的《乡村》，是一首相当犀利地剖析反动农奴制的政治抒情诗。一八一九年普希金曾回父母领地去小住，他就地观察了富饶、优美的大自然和吃人的农奴制的鲜明对照和种种畸形现象。诗人运用对比手法，先描绘了富庶、优美、恬静的俄罗斯乡村的自然美景；继而笔锋一转则画下了在这田野和山峦间正在发生着的人吃人——奴隶主蹂躏农奴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现象：

这里有野蛮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无感情，仿佛命中注定  
他们该是人类的灾星，  
对于眼泪和哀求一概不顾，  
只愿用强制的鞭子把农民的财产、  
劳力和时间，都逼到自己的掌握。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这星，一切人毕生是负着重轭的马牛，  
没有希望，谈不到一点心灵的追求，  
这里，就是青春少女的娇艳  
也只供无情的推残。……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普希金竟能如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农奴制的人吃人的豺狼本质，确实可贵。诗人为后来所有的揭露农奴制弊端的文学家确立了批判的方向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当然，二十年代的普希金依然具有改良主义愿望，因而，他还寄希望于沙皇施仁政：

噢，我的朋友！是否有一天，我会看见  
沙皇点点头，使人民不再受奴役？  
我能否在我们的国土上看见  
开明和自由的美丽的曙光终于升起？

普希金的改良主义思想，无疑损害了《乡村》一诗的战斗力量。指望沙皇点头允许农奴解放只是天真的幻想，事实证明：一八六一年由上而下的农奴解放只是一场骗局，农奴并未因此免受奴役和剥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二十年代也正空谈改革，他读过《乡村》后不但未像读《自由颂》后那么勃然大怒，反而传旨嘉奖普希金：“谢谢普希金，为了他在这诗中所表现的善意的感情。”这说明普希金早期的政治抒情诗尚有柔弱之处。

流放南方期间，普希金被迫缄默，他不能对重大社会问题直抒胸臆，更

不能公开抨击时弊。他只能在《强盗兄弟》、《致大海》等诗篇中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一八二六年以后他才陆续写下了《给普希钦》、《致西伯利西的囚徒》、《阿里昂》等著名篇章。

普希钦（1798—1859）是普希金皇村中学时代的好友，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家，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判处二十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给普希钦》（1826）一诗是普希金托十二月党人尼古拉·摩拉继约夫的妻子带到西伯利亚去的。普希钦于一八二八年正月间在赤塔接到这首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抵达赤塔的那一天，亚历克山德娜·格利高里耶夫娜·摩拉维约娃招呼我到栅栏旁边去，把一张小纸头交给我……。普希金的声音在我心里引起了慰安的回响！……亚利克山德娜·格利高里耶夫娜又急速地从栅栏那边向我说道，他是在离开彼得堡的前夜，才从自己的一位朋友那里接到这张纸头的，他一直把他保留着，等到和我见面，她非常高兴，终于完成了诗人所嘱托的事情。”

我最早的知交，珍贵的友人！  
可记得你的马车的铃声  
彻响了我幽居的院落，  
在我那积雪的凄凉的院中  
我感谢命运带来的欢乐。

普希金回忆的是一八二五年一月他与普希钦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难忘的相会。关于这次会见，普希钦也曾有过详细的回忆：“马匹在雪堆之间飞奔……猛地来了个急转弯，夹杂着响亮的铃声，随后出乎意外地冲入半掩着的大门。我们难以在门廊前勒住马匹，只好使它们从旁边跑过，陷入未经打扫的院子的积雪中……我环顾四周，看见普希金站在门廊上，光着脚，仅仅穿了一件衫衣，向上高举着两手。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那就不必提了。我马上从雪橇中跃出，一下子抱住了他，拖进了房间里面……说不尽的话语，开不完的玩笑，对往日的无限的回忆”。这难忘的一夜、无限的激动和幸福都以极简练的语言概括在以上这极质朴的几行诗中。

但愿上天使我的声音  
也彻响到你的心灵里，  
也给它带去同样的慰藉；  
但愿它以中学的明朗时光  
把你幽暗的囚居照亮！

在那万马齐暗的反动年代，诗人只能通过回忆少年时代的真挚友谊，为身居矿坑的好友寄去一线光明。无限深情，尽在无法言说中。这种无法言说的火样的激情，在翌年——一八二七年所写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诗中，则如爆发的火山一样，喷涌而出：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决不会就那样消亡。

厄运的忠实的妹妹——希望，  
甚至在阴暗的地底，  
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  
大家所期望的时辰，不久就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要穿过阴暗的牢门  
达到你们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劳役的深坑。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达到你们手上。

一八二六年底，普希金在莫斯科见到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伏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当时正准备只身到丈夫流放地去。这种高尚的感情和罕见的勇敢博得了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敬佩。普希金与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在高加索温泉疗养时，他们家的四姊妹中，普希金对玛丽娅最为敬爱，因而，她的不幸的命运和她的忠诚与无畏就更使他同情和尊敬。普希金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气壮山河的著名诗章。这首诗充分肯定了十二月党人事业的伟大意义，用战斗和胜利的希望鼓舞革命战友，它像一只火炬，照亮了黑暗的矿坑，像一曲战歌，号召战友们继续战斗。收到诗人这首诗后，十二月党人公推诗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给普希金写了一首答诗：

语言的琴上弦音火热激昂，  
飘然响落在我们的耳旁。  
我们的手猛的伸向利剑，  
得到的却是锁链叮当。

请你放心呵，歌颂自由的诗人，  
我们为自己的命运无上荣光。  
尽管戴着镣铐被紧锁牢房，  
我们心中仍旧嘲笑沙皇。

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这样消亡，  
星星之火可以燃烧起漫天的火光。  
我们具有高度素养的人民呵，  
将会聚集在神圣旗帜下永世辉煌。

我们要把锁链铸成利剑，  
让我们重新放出自由的光芒。

熊熊烈火烧毁那沙皇的宝座，  
人民就会有愉快呼吸的希望。

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奥多耶夫斯基的和诗，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佳话。甚至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创办革命报刊时，也用了《火星报》为名，并在刊头下引用了奥多耶夫斯基的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燃烧起漫天的火光”。

一八二七年七月为了纪念十二月党人五位领袖就义一周年，普希金写下了《阿里昂》一诗。这首诗一八三三年发表在德里维格编的《文学报》上，未署名。阿里昂是公元前六——前五世纪的一位古希腊诗人和音乐家。传说，有一次他带了很多财宝从意大利乘船到科林斯去，水手们在途中劫掠了他的财物并准备把他扔入大海；阿里昂请求死前再最后唱一支歌。他的悲壮的歌声感动了成群的海豚，在他投海后海豚便把他救起、送到岸上。在《阿里昂》一诗中，普希金把自己比作阿里昂，舵手暗指十二月党人：

我们很多人同乘在独木舟上；  
有些人紧拉着帆，  
有些人同心协力地  
摇着插在深水里的有力的桨。  
我们聪明的能手，在静寂中倚着舵，  
一声不响地驾驶着满我的船；  
而我——充满了完全的信心，  
在向水手们歌唱……  
突然间，骚动的旋风  
狂袭过来，皱起波涛的胸膛，……  
舵手死了，水手们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被暴风雨掷向海岸，  
我唱着旧日的颂歌，  
并晒干我潮湿的衣裳  
在太阳下的岩石旁。

纵观诗人从《自由颂》到《阿里昂》这一系列光辉的政治抒情诗篇，可以看出普希金确实无愧于十二月党人歌手这一光荣称号。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他以自己的诗篇传播十二月党人的纲领，为革命造舆论。在起义失败后，他仍然忠于十二月党人的理想，冒着入狱、流放、甚至杀头的危险，写下了《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光辉诗篇。普希金因被幽禁而未能亲身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但几乎所有起义者的手中都有普希金的自由诗篇，足证他的诗歌对革命事业影响之大。他在组织上虽然不是十二月党人的成员，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始终与十二月党人紧密相联。他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理想、愿望和高尚的革命气节。

普希金一生还写了大量歌唱友谊和爱情的诗，其优秀部分构成了他抒情诗的另一个光辉侧面。

歌唱友谊的诗篇，除《致恰达耶夫》和《给普希钦》外，最突出的是诗

人每逢皇村中学校庆时所写的一些怀念母校的诗。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被幽禁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诗人，深情地思念着中学时代的友伴：

我独自酌饮；在我脑海里  
我枉然呼唤着每一个友伴，  
门外听不到熟悉的脚步声，  
我的心也没期待他们出现。

诗人孤寂而痛苦的灵魂，飞向涅瓦河畔的彼得堡。他想像着同窗好友们的聚会，逐个地绘声绘色地描摹着他们音容笑貌。他对青年时代的友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朋友啊，我们的联系是美丽的！  
它自由、无忧、坚定而永恒，  
它像灵魂一样不可分离，  
在友好的缪斯荫护下交互滋生。  
无论命运使我们怎样遭劫，  
无论幸福把我们向哪儿导引，  
我们不会改变：整个的世界  
对我们都是异域，除了皇村。

一八二六年八九月普希金曾回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小住，十月中他启程返回彼得堡。在一个小驿站稍事停留。恰在这时一辆押解重要政治犯的官车路过此地。他注意到一个颀长、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厚呢子军大衣、戴皮帽子的犯人盯着自己。他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满脸胡须的犯人，竟是皇村学校的同学久赫里别克尔，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的骨干分子。第二天，普希金在笔记上写道：“我们彼此仔细打量一番，我一下子认出是久赫里别克尔。我们扑到一起，拥抱起来。宪兵们硬把我们拉开。信使拖着我的胳膊，一边恫吓和咒骂着。我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久赫里别克尔昏倒了。宪兵给他喝了点儿水，放到大车上，疾驰而去。”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深沉真挚的友谊，在普希金这样天才诗人的笔下，该写出怎样感人的抒情诗篇啊！但正如普希金想给友人一些路费都不被允许一样，他的感情也是不允许尽情抒发的。几天以后，在《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九日》一诗中，诗人只压抑地写了如下的几句：

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大，  
安然度过风暴和日常的忧愁。  
无论在异乡或荒凉的海角，  
或是在人间幽暗的地牢！

普希金献给老乳妈阿琳娜·罗吉翁诺芙娜的诗篇，属于诗人歌唱友谊诗篇的一个最光辉的范例。在《冬晚》（1825）一诗中，诗人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凄凉的幽禁生活中他与老乳妈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景：

我们在这颓旧的茅舍里，  
屋里凄凉而且幽暗。  
我的老妈妈，你怎么了，  
默默无言地坐在窗前？  
可是听着这旋风的嘶吼，  
亲爱的，你渐渐感到疲倦？  
还是你纺车的单调的声音  
使你不由得在那里困倦？

我们且饮一杯吧，乳妈，  
我不幸的青春的好友伴，  
以酒消愁吧；那杯子呢？  
它会让心里快活一点。  
请为我唱支歌，唱那山雀  
怎样静静地在海外飞；  
请为我唱支歌，唱那少女  
怎样在清早出去汲水。

一八二六年诗人在《给乳妈》一诗中，再次讴歌这位淳朴的农奴女：

我冷酷的岁月的伴侣，  
我年迈的老妈妈，亲人！  
你独自在荒野松林里  
久久地，久久地等我来临。  
你在自己的堂屋窗下，  
像岗哨，苦苦度着光阴；  
在你叠皱的手里，那织针  
每一分钟都缓缓停下。  
你望着那荒凉的门口  
和幽黑而遥远的路径，  
预感、思虑，深深的忧愁，  
每一刻窒压着你的心。  
你似乎觉得……

一个出身贵族阶级的诗人，对一个老乳妈怀有这样真挚高尚的感情，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事例。普希金没有一首诗是奉献给他生母的，而对老乳妈却多次献上他最优美的诗篇。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给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说“像这样一个片断就可以使人整天心中都充满着甜蜜的诗意”。

爱情抒情诗在普希金整个抒情诗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像绝大多数抒情诗人一样，普希金也留下了许多炽热、真诚、纯净而又优美的爱情诗。这里只举一首。

《给克恩》，写于一八二五年，是普希金爱情诗中最被人称道的一篇。一八一九年普希金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长、美术学院院长奥列宁家结识了

女主人的侄女安娜·克思。克思是从乌克兰来彼得堡的，她的丈夫是位将军、师长。克思的容貌和气质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相识不到一年，克思就离开了彼得堡。这种朦胧的感情从此便深深埋藏于诗人的心底。一八二五年普希金被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时，六月里有一天竟然在三山村奥希波娃家同克思不期而遇。原来，奥西波娃是克思的姑母。克思在三山村住了一个夏天，与诗人过从较密。这时，克思已经感受到了嫁“老丈夫”的痛苦，而诗人又处于幽禁的孤寂之中，相互产生同情和爱慕当然是很自然的。普希金常常在三山村消磨黄昏，听克思弹琴咏唱；他也把刚脱稿不久的《茨冈》读给克思听。在克思准备离去的前夕，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的傍晚，克思同三山村所有的女士一起访问了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普希金家的老宅。在月夜里，诗人曾陪同克思和女士们观赏自家的花园。他们谈到即将别离的明天，也追忆了在彼得堡、一八一九年最初的相识……。在客人们离去后，诗人在月夜里久久徘徊，于是世界抒情诗中最优美的爱情小诗之一——《给克思》就诞生了。七月十九日早晨，普希金匆匆赶来三山村为克思送行，他把刚刚发表的诗体小说伊·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送给克思，里边夹着这首饱含真挚情谊的小诗。克思乘坐的车子渐渐去远了，像一八一 J...厂一样，普希金再次日送她直至整个年影消失。在这北国乡间坎坷的土路上，克思第一次读了这首诗，诗人深沉的感情、坎坷的青春和美妙的文词给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些动人的讲句从此永远留在了她的心头：

我忆起了那美妙的一瞬：  
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  
那加倏忽的昙花之一现。  
有如纯净的美底精灵。处身在喧腾的浮华漩涡中，  
一种无望的忧郁使我疲倦，  
但你的玉容和温柔的声音  
却久久萦系在我的心间。

岁月流逝着。骤然的风暴  
摧残了以往的种种梦幻，  
我忘了你的温柔的声音，  
也忘了你天庭似的客颜。

我静静挨过了一天又一天，  
在乡野里，守着幽禁的暗影，  
没有神性的启示，没有灵感，  
没有生命和眼泪，没有爱情。

而突然，我的灵魂被摇醒：  
因为又出现了你的倩影，  
有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  
有如纯净的美底精灵。

我的心在欢乐地激荡，

因为在那里，重又苏醒  
不只是神性的启示和灵感，  
还有生命、眼泪和爱情。

在这首小诗中，诗人概括了他与克恩相识、淡忘和重逢的心灵历程。准确地表达了“骤然的风暴”——流放的迫害，怎样使他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因而也淡忘了克恩那美妙的身影。随之而来的幽禁生涯，更使他失去了灵感、生命和爱情，而克恩的突然出现，又怎样给他带来了美、灵感、生命、眼泪和爱情。诗人赋予爱情以神圣而崇高的意义，诗的艺术技巧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

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这评价基本上也适用于普希金的爱情诗。当然，只这样理解普希金的爱情诗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具体地区别对待诗人的全部爱情诗篇，不应全盘继承，亦不应机械地摹仿。我们尤应珍视诗人那些思想深沉、感情纯净，既歌颂爱情又抒发政治感慨的爱情诗篇。

讴歌自然的抒情诗，是普希金抒情诗遗产中另一珍贵领域。从皇村时代初与缪斯结缘，到中弹跌倒在决斗场地的血泊中，诗人无时不在观察、聆听、描摹大自然的美。早在他的处女作《皇村回忆》中，普希金就显露了他借景抒怀的卓越的才能：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  
远远的树丛堕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瀑布像一串琉璃的珠帘  
从嶙峋的山岩间流下，  
在平静的湖中，仙女懒懒地泼溅着  
那微微起伏的浪花；  
在远处，一排雄伟的宫殿静静地  
倚着一列圆拱，直伸到白云上。

……

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普希金中学时代的诗还没完全跨越模仿阶段，“但却常常以韵文的优美和精巧使人惊倒。”他善于“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的来审视自然和现实，而这个角度是为诗所独有的。”

随着年岁、阅历与创作实践的增长，他描绘大千世界和寄景抒情的才能也不断提高。如在一八二五年所写的《冬晚》中，诗人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逼真地描绘了乡村冬晚的情景，并细致地表达了他在幽禁中的孤寂、痛苦心情：

风暴把幽暗布满了天空，  
空中旋转着雪花的风涛：  
风吼着，忽而像是野兽，  
忽而又像婴儿的哭嚎；  
它忽而在残旧的屋顶上  
把茅草吹得沙沙地响，  
忽而又像迟归的旅人  
用力敲打我们的门窗。

这阴暗、严酷的俄罗斯冬晚的情景，绘声绘色地再现在读者眼前。为呈现幽禁中诗人孤寂、痛苦的心境，为展示诗人与老乳妈相依为命的骨肉情谊，作好坚实的铺垫。

正如所有的杰出的诗人一样，自然景物的色调、态势总是同诗人的心境密不可分。同是冬日情景，一八二五年在《冬晚》中诗人所看见的是满目凄凉阴冷，所听见的是野兽的嘶吼、寒风的呼啸；但在一八二九年《冬天的早晨》中所描绘的则是一派冬晨明媚的景象：

冰霜和阳光：多美妙的白天！……  
在蔚蓝的天空下，像绒毯  
灿烂耀目地在原野上铺展，  
茫茫一片白雪闪着阳光，  
只有透明的树林在发暗，  
还有枞树枝子透过白霜  
泛出绿色：冻结的小河晶亮。

普希金善于观察和摄入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和瞬息即逝的美，也善于以简练、准确、生动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的自然景物诗既描绘了两京的繁华、俄国北方的乡村，也描绘了南高加索的峻峭的山岭和罕见的雪崩。读普希金自然景物诗，犹如参观一流画师的风景画展，既置身于山川之间，又领略着艺术大师的情趣和心境。所以人们不但可以透过普希金的景物诗认识自然美，也能够透过这些诗，加深认识诗人的生活和创作历程。

普希金的抒情诗包罗万象，内容远远超出我们所列举的范畴。他的抒情诗和他的革命思想及坎坷而丰富多彩的生平血肉相联。每首优秀抒情诗中都饱含着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着他的悲哀与欢乐，爱与恨。那些杰出的自由诗篇，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理想，体现了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别林斯基说：“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普希金的抒情诗包含着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精湛完美的艺术形式。它既给人以美的熏陶，又给人对人生以重大的启示。所以革命导师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时，在战斗和著作的间歇，还经常欣赏普希金的抒情诗。

## 《普希金童话诗》

普希金的童话诗是他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为一个人，普希金受过人民的哺育之恩；作为一个诗人，他终生都得益于人民文学的熏陶。早在摇篮时代，他就熟悉了老乳妈阿琳·罗吉翁诺芙娜的甜美的歌声。孩提时期，老乳母的故事更是他最大的慰藉，她用她那亲切的轻声絮语，把他引进一片片神奇的世界、一座座金壁辉煌的宫殿。几十年后，他还忆起她那动人的歌声，在被幽禁的岁月中，深情地写道：“请为我唱支歌，唱那山雀怎样静静地在海外飞；请为我唱支歌，唱那少女怎样在清早去汲水。”后来，无论是在流放南方，还是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以及更晚去奥伦堡省搜集有关普加乔夫的史料，诗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人民，记录行吟诗人的演唱和各地的民间故事。他对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相当有研究，热谙其中的许多民间传说；他还翻译过欧洲作家的民歌体诗歌。所以说，普希金既是诗人、作家，又是卓越的民间文学研究家。普希金的著名童话诗共七篇（除未写完的《母熊的故事》，均见梦海、冯春译的《普希金童话诗》），是从一八一七至一八三四年创作的，几乎贯穿他的全部创作历程。这些童话诗和普希金的其他名著一样，一个半世纪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大读者。

写于一八一七——一八二 年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即取材于民间传说，被视为诗人最早的童话诗。

长诗的民歌格调十分鲜明，在“献词”的开端部分，诗人写道：

海湾边上有棵青翠的橡树，  
树上绕着一条金链灿烂夺目：  
一只猫可说学识渊博，  
日日夜夜踩着金链绕着踱步；  
它向右边走——便把歌儿唱，  
它向左边走——便把神话讲。

诗人说：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故事，就是他从这只猫那里听来的。

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远古以来就代代相传。

故事开头讲的是古代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小女儿柳德米拉同勇士鲁斯兰的婚宴。接下去叙述黑海魔王怎样在这新婚之夜抢走了新娘。弗拉基米尔大公在悲恸焦急中宣布：

谁要把我的女儿找到，  
我要把女儿嫁给他，  
还把半个王国作为酬劳。

当夜，鲁斯兰，还有另外三名勇士便分头踏上征程。长诗具有民间传说想象丰富、时空自由、情节跌宕的种种特点。故事中出现了神通广大的黑海魔王、能知未来的芬兰隐士、女妖纳伊娜，以及奇妙的“隐身帽”等等。这些都是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常常出现的形象和器物。

勇士鲁斯兰勇敢忠诚，他驰骋在远方，“他的心啊，总是飞向柳德米拉”。他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沿着芬兰隐士指引的方向，找到黑海魔王的魔窟。他骁勇善战，同魔王苦战三日，从地上厮杀到天上，终于制伏魔王，救出公主。柳德米拉虽然被困魔窟数日，但因偶然机会获得魔王的隐身帽，所以能保全贞节。她勇敢机智，始终忠于丈夫鲁斯兰。

长诗也像所有的民间故事一样，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寻访柳德米拉的另外三名勇士，有两个因妒嫉而心怀歹意。罗格达伊尾随鲁斯兰，暗下毒手，企图加害鲁斯兰，幸被鲁斯兰发觉，把他投入河中。法尔拉夫受妖婆纳伊娜蛊惑，趁鲁斯兰、柳德米拉归途中人困马乏的深夜，刺死鲁斯兰，劫走昏迷中的柳德米拉，赶回基辅去向大公冒功请赏。多亏芬兰隐士用活命泉水救活鲁斯兰并赠他以能为柳德米拉解除魔法的戒指。鲁斯兰星夜赶回基辅，正遇外寇围城，他勇退敌兵，解除京城之危。他又用神奇戒指为妻子解除魔法，患难夫妻重新团聚。法尔拉夫羞愧难当、俯首认罪，受到鲁斯兰与大公的宽恕。

我将如何结束这长长的故事？  
我亲爱的朋友，你已能够猜出！  
老人知道自己不公平，早已息了怒，  
法尔拉夫在鲁斯兰跟前跪拜俯伏，  
对着大公和柳德米拉表示羞愧，  
把阴险的罪恶行径老实供出；  
幸福的公爵饶恕了他的罪过，  
那矮人失去了法力，  
也得到宽恕留在宫里，  
于是大家欢庆灾祸终于过去，  
弗拉基米尔在轩敞的客厅，  
举行家宴，庆祝合家团聚。

正如无数以大团圆结束的民间故事一样，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也是恶人受到惩罚，好人虽然历经坎坷，最后终于获得幸福。长诗不但受到俄罗斯广大读者的喜爱，还被音乐家谱成歌剧，因而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写于一八三三年，是普希金童话诗中最优美最为读者喜爱的一篇。

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  
住在蓝色的大海边；  
他们住在一所破旧的泥棚里  
整整有三十又三年。  
老头儿撒网打鱼，  
老太婆纺纱结线。

有一次老头儿向大海撒下鱼网，捅上来一条会说话的金鱼。她说：

“放了我吧，老爷爷，把我放回海里去吧，  
我给你贵重的报酬：  
为了赎身，你要什么我都依。”

善良的老头儿把金鱼放回了蓝蓝的大海，并声言他不要任何报偿；他回到家里，把这奇事告诉给老伴，老太婆却指着老头骂道：

“你这傻瓜，真是老糊涂！  
不敢拿金鱼的报酬！  
哪怕要只木盆也好，  
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样啦。”

于是老头儿走向蓝色的大海，看到大海微微地起着波澜。他向金鱼诉说了老太婆的要求，他回家一看，泥棚里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但是老太婆并不让他安宁，她骂得更厉害：

“你这傻瓜，真是老糊涂！  
真是老笨蛋，你只要了只木盆。  
木盆能值几个钱？  
滚回去，老笨蛋，再到金鱼那儿去。  
对她行个礼，向她要座木房子。”

于是老头儿又走向蓝色的大海，蓝色的大海翻动起来。他又向金鱼诉说了老太婆的要求，金鱼答应给他们一座木房。

老头儿走向自己的泥棚，  
泥棚已经变得无影无踪；  
他前面是座有敞亮房间的木房，  
有砖砌的白色烟囱，  
还有橡木板的大门，  
老太婆坐在窗口下，  
指着丈夫破口大骂：  
“你这傻瓜，十十足足的老糊涂！  
老混蛋，你只要了座木房！  
快滚，去向金鱼行个礼说：  
我不愿再做低贱的庄稼婆，  
我要做世袭的贵妇人。”

老头儿只好再走向蓝色的大海，蔚蓝的大海骚动起来。金鱼再次答应了老太婆的要求，给了她一座高大楼房，华丽的服饰和驱使的奴婢。老太婆变成了地主婆，鞭打仆人、揪他们的头发，还把老头儿派到马棚里去干活。“过了一星期，又过一星期”，老太婆的奢望又增加了。她又对老头儿呵斥：

“给我滚，去对金鱼行个礼，  
说我不愿再做贵妇人，

我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老头苦苦劝她，她竟然打了丈夫一记耳光。并声言，若是他不去，她就派人押着他到海边去。老头儿无奈，只好又走向海边，蔚蓝的大海变得阴沉昏暗起来。他向金鱼诉说了老太婆想做女皇的奢望，回家一看：老太婆果然变成了女皇。她坐在皇家的宫殿里，大臣贵族们侍候她用膳，周围站着一群威风凛凛的卫士。老太婆对丈夫瞧都不瞧，便吩咐把他赶跑。可是过了些天，朝臣们却又把老头儿押回宫殿，老太婆对他说：

“滚回去，去对金鱼行个礼。  
我不愿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让我生活在海洋上，  
叫金鱼来侍候我，  
听我随便使唤。”

老头儿不敢同女皇顶嘴，更不敢违抗她的旨意，只好再次来到蔚蓝的海边，他看到：

……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  
怒涛汹涌澎湃，  
不住地奔腾，喧嚷，怒吼。

金鱼听了老太婆的无理要求，便游回了大海。

金鱼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尾巴在水里一划，  
游到深深的大海里去了。  
老头儿在海边久久地等待回答，  
可是没有等到，他只得回去见老太婆——  
一看：他前面依旧是那间破泥棚，  
她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  
她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

这首童话诗情节生动，语言优美简练，形式短小朴素却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诗人对老头儿和老太婆的贫寒生活抱同情态度，认为老太婆想有一只新木盆、新房子均属合理要求。所以那时蔚蓝的大海是平静的。老太婆贪心不足，要求愈来愈多，尤其是成为贵夫人后，更是专横跋扈，所以诗人也愈来愈对她加以责备。通过这一形象，诗人鞭挞了贵族地主及其当权者，指出财势怎样逐渐使他们丧失了人性。老头儿是个善良的劳动人民形象。小金鱼感恩图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德。童话用蔚蓝色大海的逐渐变化，表现了金鱼的爱憎。童话中出现了许多重复的语式和段落，便于记忆和背诵。诗人以凝炼的诗句，勾画出一幅幅动人画面，使童话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普希金另外几篇童话诗虽不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样影响深广，但仍不愧为童话创作中的佳作。

《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是一篇讽刺性很强的童话诗。狡诈的种父想要找一个“并不太贵”的长工，“兼做厨子，马夫，木匠”。工人巴尔达诚实正直、热爱劳动，但人很聪明。他表示愿做神父的长工。

巴尔达说：“我来替你做吧，  
我会做得勤勤恳恳，认认真真，  
每年我只要用指头在你额上弹三下，  
你只消给我吃点煮烂的小麦饭。”

神父虽然有些害怕，但仍然决定拣这个便宜。于是——

巴尔达就在神父家里住下，  
他睡的是麦秸，  
吃四个人的粮，  
干七个人的活，……

神父的老婆和女儿都夸巴尔达，但一天天过去，一想到年终得被弹三下，神父便日夜忧焚。

神父夜夜睡不着，不吃也不喝：  
他额头早已疼痛欲裂。

神父只好对老婆说实话。神父老婆便设法捉弄巴尔达，妄想逃脱三弹之灾。他们派巴尔达代他们向魔鬼讨年贡，以为巴尔达一定办不了这事，因而神父的额头“就不会惩罚”。但聪明的巴尔达运用智慧战胜了魔鬼，讨来了年贡。神父只好按约定“偿付工钱”。巴尔达在他的额头弹了三下：

第一下，  
神父蹦上了天花板；  
第二下，  
神父打成了哑巴；  
第三下，  
神父变了个老傻瓜。  
巴尔达一面责备他：  
“神父，以后可别再贪便宜啦。”

这篇童话，嘲笑了贪婪的神父。在沙皇俄国，神权及其代表是“正义”和“美德”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诗人嘲笑和鞭挞神职人员，就是在否定反动的教权，在摇撼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根基。

《关于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光荣而威武的勇士格维顿·萨尔坦诺维奇公爵及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写于一八三一年，是一篇相当优美的童话诗。

三个姑娘坐在窗口下  
夜晚时候在纺纱。  
“假如我是皇后，”  
一个姑娘说，  
“那我要替全世界  
准备许多酒席。”  
“假如我是皇后，”  
她妹妹说，  
“我一个人要替全世界  
纺织许多麻布。”  
“假如我是皇后，”  
第三个小妹妹说，  
“那我要替沙皇爷  
生养个勇士。”

三姊妹的话，正好被那地方的国王听见，“最后一个姑娘讲的话，他听了心里最喜欢”。

“您好，美丽的姑娘，”  
他说道，“那你就做我的皇后，  
在九月底之前  
你替我生一个勇士。  
你们呢，亲爱的姐妹俩，……  
你们一个做织工，  
一个做厨娘。”

三妹妹做了皇后，不久果然生了个勇士，这时国王正在远方出征，大姐、二姐便使出了坏计。她们写了一封信给皇帝：

“皇后在晚上生下了  
既不是儿子，又不是女儿，  
既不像小田鸡，又不像小老鼠，  
是个古里古怪的小崽子。”  
即使这样，国王仍然传旨；

“等我班师回京，  
再作合法决定。”

但大姐和二姐灌醉了差役，掉换了圣旨：

“沙皇敕令皇族，  
不要白白浪费时间，  
即速将皇后和小崽  
悄悄扔下无底大海。”

于是皇后和王子被放在木桶中扔入大海。母子二人被漂浮到一座荒岛上，王子在狩猎时射死了一只凶鹰，救了一只白天鹅。第二天早晨，母子俩发现荒岛变成了一座大城堡，王子被拥为统治京城的公爵。在天鹅帮助下，王子变成蚊子、苍蝇、野蜂，三次飞回父亲的宫殿，盯瞎了大姨的右眼、二姨的左眼。后来，白天鹅变成了一位漂亮公主：

月亮在发辮下放光，  
星星在额头上闪亮；  
她是那么雍容端庄，  
走路像孔雀似的庄重大方；  
讲起话来，  
好像溪水淙淙响。

王子和公主结为夫妻，不久他的父亲来访问这神奇的国度，于是夫妻父子大团圆，坏人的诡计全被揭穿。这篇童话，揭露了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类似的情节曾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中出现。但在普希金笔下，传说中的芜杂部分全被剪去，而动人之处则被写得更为动人。这篇童话大故事套小故事，犹如一串珍贵的项链，颗颗珠宝都放射着美妙的光辉，同时又为整体增添了和谐的异彩。

《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也写于一八三三年。

故事讲述，在某国的皇宫里，继母忌妒并谋害公主的故事。皇后死了，国王不久又娶了个新皇后。她——

当皇后真是相称：  
苗条、匀称、白嫩，  
聪明伶俐，样样都行；  
但她骄傲自大，惯会装腔作势，  
而且任性、妒忌。

她有一块会说话的镜子，她常常顾影自怜，问镜子她是不是比世上的人都可爱？头几年镜子总是对她说：

“你吗，那当然，无可争辩；  
皇后啊，你比谁都可爱，  
比谁都红润，比谁都白嫩。”  
于是皇后乐得哈哈大笑。

但是，年轻的公主，

悄悄地成长起来，  
这时候她长啊，长啊，  
长大了——长成一位美丽的姑娘。  
白净的脸儿，乌黑的黛眉，  
性情是那么温良。

有一天好忌妒的皇后又问镜子，她在世上是不是最美丽？镜子说：

“ 你很美丽，无可争辩；  
但是公主比谁都可爱，  
比谁都红润和白嫩。 ”

忌妒的后妈，命随身丫头把公主绑得紧紧地丢进了密林。幸而那个宫女心地善良，她放走了公主。公主来到森林中一座小院，那里住着兄弟七人——七个勇士。公主帮他们主持家务，兄弟七人都对公主敬爱。有一天，兄弟七人一同来在公主面前：

大哥对她说：“ 姑娘，  
要知道，你是我们大家的好妹妹，  
我们一共七个人，  
我们大家都爱你，  
谁都高兴同你结婚。  
但又不可能，  
看在上帝份上，好歹你替我们安排：  
你做我们中一人的妻子，  
其余的人还把你当亲爱的妹妹。 ”

公主称他们为“ 亲爱的兄长 ”，说明她不能嫁给他们任何人，因为：

“ 我对王子叶里赛依  
爱得最深。 ”

从此，七兄弟都把公主看作妹妹。有一天皇后从镜子那里知道公主还活着，就化装成一个女乞丐，来向公主讨要，并把一个用毒汁浸过的金苹果，送给公主。公主吃了一点点，立刻死去，七勇士只好把小妹妹的遗体放入水晶棺，送到深山古洞。

王子叶里赛依，到处寻访自己的未婚妻。他问太阳，太阳说未见。他问月亮，月亮也说未见。他又去问风，风说：

“ 那边静静的小河后面，  
有一座巍峨的高山，  
山里有个深邃的洞穴，  
在那洞里，阴凄黑暗，  
铁链上挂着一具水晶棺材，  
摇晃在柱子之间。  
看不见任何人的踪迹，  
周围空荒一片，  
棺材里就安息着你的未婚妻。 ”

王子终于救活了公主，双双回到宫中，忌妒的后母，砸了镜子并一命呜呼。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结婚盛宴。诗人说：

“我也在场，喝过啤酒，蜜酒，  
但只是把胡子沾湿了一点。”

这个故事，谴责了美丽的皇后，教育人：容貌美并不是全美，美貌的人还须有美好的心灵。故事责备后母的狠毒，歌颂七勇士的善良和王子与公主的忠贞爱情。这故事明显地带有几个故事融合演变的痕迹。

在一八三四年写的《金鸡的故事》中，普希金塑造了一个荒淫无耻的昏君形象。

在遥远遥远的地方，  
在非常遥远的国土上，  
有个显赫的国王叫达顿。

他的国土常常被邻国骚扰。有位贤明的哲人献给达顿国王一只金鸡。他对国王说：

“我的小金鸡，  
它将做你的忠实看守：  
要是周围一切平安，  
它会安然待在那儿；  
一旦你遇上  
外来的战祸，  
敌军的侵犯，  
或是其他不意的祸患，  
这时我的金鸡  
会马上竖起鸡冠，  
高声大叫，拍击翅膀，  
转向那个地方。”

国王谢了哲人，答应给他重赏。还许诺：“我要实现你第一个愿望，就像实现自己的一样。”有了这只金鸡，有好几年，国王得以安宁。可是有一次金鸡突然大叫，拍击着翅膀，转向东方。于是国王派大儿子率领队伍去打仗；过了八天，金鸡又大叫，国王只好派次子率第二支队伍去增援；又过八天，金鸡第三次大叫，国王只好亲自率兵出征。国王到了前线，险要的山谷里，战死的士兵到处横陈，两个儿子“僵死地躺着，互相用剑戳了个对穿。”原来沙玛汉女皇迷住了两个王子，使他们骨肉自残。而国王达顿，竟然步他两个儿子后尘，也被沙玛汉女皇迷昏，他完全被她征服，并把她封为皇后，带回京城。在倾城出动观看的人群中，突然走来献金鸡的哲人。他提醒国王，让他实现自己的诺言——满足哲人的第一个愿望。哲人提出要沙玛汉女皇，国王不肯，还用御杖打死了哲人。

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声音，

金鸡在全城人民眼前，  
从杆子上飞下来；  
朝御车前飞去，  
落在国王头顶上，  
拍拍翅膀，在他头上一啄，  
然后飞旋而上……  
这时候达顿从御车上猝然跌下！  
呻吟一声——他就死了。  
皇后忽然不知去向，  
好像根本没有过一样。  
童话并不真实，但其中含义深长！  
对年轻人是一种有益的教训。

一八三四年，距普希金逝世两年左右，那时诗人与沙皇及上层贵族的关系已相当紧张。虽然诗中说“遥远遥远的地方”“在非常遥远的国土上”，但这个荒淫无耻、不仁不义的国王，显然是在影射现实中的当权者。

一八二四年普希金在给他弟弟列夫的信中说：“在傍晚，我听故事，并且用它来弥补我所受的可诅咒的教育的缺陷。这些故事是多么优美啊！每一个都是一首诗。”普希金的童话诗取材于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这些璞玉，经过诗人的加工，更加光彩夺目，为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增添了异彩。

## 《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于一八二三——一八三 年间，是普希金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诗人多年的心血结晶，是他的最心爱的“爱子”。流放、幽禁、应召去京城，诗人总是把它带在身边。

诗体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两个：一个是彼得堡的贵族公子奥涅金；一个是乡村贵族地主小姐达吉雅娜。

长诗开始时，贵公子奥涅金乘坐的驿车正在满是尘土的古道上飞驰。他的伯父病重垂危，将留给他大宗遗产，他因之不得不奔向伯父的庄园。

“我的最讲究规矩的伯伯，  
当他病得沉重起来，  
就叫别人去孝敬他，  
真是想得再好没有了。  
他的样子旁人真该学学；  
可是，我的上帝，那是多么的闷人，  
白天夜里都陪病人坐着，  
一步也不能够走开！  
用多么下贱的殷勤  
去使半死的人开心，  
要替他把枕头放放好，  
要忧愁满面地送上药去，  
自己只有唉声叹气地想：  
什么时候鬼才把你抓走！”

普希金用这段短短的内心独白，向读者引荐了他的主人公奥涅金。然后，当他的主人公继续“坐着驿车在尘土里飞驰”时，诗人便来叙述奥涅金的成长史。

“奥涅金，我的好朋友，他生长在涅瓦河畔”。他的父亲不但是京城贵族，而且“做过非常之大的官”，这即指明了奥涅金成长的环境，又交待了他家在京城贵族中的社会地位。他像大多数贵公子一样，是在法国保姆和家庭教师照料下长大的。在他走进社交界时：

他的法文是  
完全地能说而且能写；  
玛朱加舞跳得灵活，  
鞠躬也鞠得从容；  
你们还要怎样呢？  
社交界都认为，他聪明而且很是可爱。

他受过较为芜杂的教育，没有对哪一方面进行过深刻而系统的钻研，却也读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少年时代他最为热心的是“温柔的爱情的学问”，他在情场上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像大多数上流社会贵族公子一样，他长期过着空虚的寄生生活。

通常，他还躺在床上：  
就给他把帖子送来了。  
什么？请帖？一点也不错，  
一晚上有三家邀请，  
这里是跳舞会，那里是孩子的节日。

他晨昏颠倒。当一般市民上床的时候，他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当商店开门，小贩叫卖，送牛奶的女孩子沿街奔走的清晨，他却刚要就寝。酒宴、剧院、舞会，追逐、相许、失意，周而复始、年年岁岁地沉沦在酒肉、情场的浊浪之中。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八年，于是他渐渐地变得冷漠厌倦。

不：情感早已在他心里冷却了；  
社交界的骚扰使他厌烦；  
美人做他心思的对象  
这个时期并不长久；  
多次的变心使他疲劳；  
朋友和友谊也使他厌倦，……

停滞腐朽的农奴制，空虚的寄生生活和上流社交界尔虞我诈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使他感到窒息、悲观、麻木。奥涅金患了时代“流行病”：

这种病症，早就到了  
找寻它的原因的时候，  
类似英国的“脾气郁结症”，  
简短点：俄国的“忧郁病”……

普希金说过，他的长诗第一章描写的是“一八一九年末彼得堡青年人的社交生活”。这就是说，奥涅金与诗人自己年岁相仿。他们少年时代幸逢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胸中充溢过爱国激情，后来又欢呼过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他们受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影响，期望过社会改革，但奥涅金却比普希金更远离社会、人民。他徒有才智，活到了二十六岁，却仍然没有事业，没有妻子，犹如水上的浮萍，没有扎下自己的根。

奥涅金来到乡间，他的伯父已经过世，他窃喜总算躲过了病床旁佯装殷勤的难关。他继承了伯父的庄园和遗产，过起乡村地主的生活。开初，他也做了一点事情：“用轻的地租来代替，古来徭役的重负”，从而遭到附近所有的地主的攻击。不久，乡村也像彼得堡一样，使他气闷。他不愿和那些土头土脑的地主交往，当听见前门响起乡村马车声，他总是跨上马从后门溜掉。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地主连斯基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归来，他具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人生、友谊和爱情充满幻想。连斯基与奥涅金两人性格截然不同，“波浪和岩石，诗和散文，冰和火，都不像他们这样的不同。”但由于教养和才智相近，又加以在孤寂中都无事可做，所以他们成了朋友。连斯基的未婚妻叫奥尔伽，是女地主拉林娜的二女儿，她的姐姐叫达吉雅娜。奥涅金正是由于连斯基的引荐，才来到拉林娜家，才结识了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虽与奥涅金处于同一时代、同一阶级之中，但她是在俄国的乡

村、在幽美的大自然中、在淳朴的民族习俗熏陶中长大的。因而，她犹如一朵幽谷百合，纯洁、芬芳、美丽。她自幼就与妹妹不同：

羞涩，忧郁，沉默，  
像森林里的母鹿一样胆怯，  
她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好像是一个别人家的女儿。

她喜欢沉思，迷恋大自然：

她爱在黎明升起之前  
到阳台上去，  
那时候，在灰暗的天空上  
星星的圆舞消散了，  
静静地，大地的边缘明亮起来，  
早晨的使者，风吹着，  
白天慢慢地升了上来。

她厌弃女红，对英、法等国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小说却爱不释手。像那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的灵魂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

突然，有一天，连斯基陪同奥涅金来到了拉林娜家，她判定：奥涅金，这正是她久久等待的人。

这可等到了。……一睁开眼睛；  
她就说，这是他！

可是，达吉雅娜与奥涅金岂不更像“波浪与岩石”、“冰和火”？她纯真、诚挚、对爱情充满美好的幻想；而他却久经沧桑，对生活 and 爱情都已失去热情。她注定了要为他而经受痛苦和磨难。正因如此，诗人才满怀深情地写道：

达吉雅娜，亲爱的达吉雅娜！  
我现在陪你流下眼泪；  
你已经把自己的命运  
交在一个时髦的暴君手里。

达吉雅娜哪里会知道奥涅金的过去。正如别林斯基说的：“他在她眼前显得年轻，英俊，豪放，才华横溢，而又颓唐，厌倦，神秘莫测。”这一切恰好适合于她的浪漫主义的遐想。爱情对这个纯真的少女说来，或者是最大的幸福，或者是最大的灾难，她虽然平日胆怯得像林中的母鹿，现在却勇敢地向他呈上了自己赤诚的心。她给他写了那封那么震撼人心、那么出色的信：

为什么您来访问我们呢？  
在偏僻的没有人来的乡村里  
我决不会知道您，

决不会知道剧烈的痛苦。  
没有经验的灵魂的激动  
将来平定之后（谁知道呢？）  
我会找一个合意的朋友，  
做一个忠实的妻子  
和一个贤德的母亲。

别人啊！……不，在世上无论是谁  
我的心也不交给他了！  
这是神明注定的……  
这是上天的意思：我是你的；  
……  
……我的命运  
从现在起我交给你了，  
在你面前我流着泪，  
恳求你的保护……

但是，患着“忧郁病”的奥涅金却不肯接受这颗火热的心。这位京城贵公子不想结婚，更没想过要娶个乡村地主小姐。他为她的赤诚和天真所感动，他没有利用她的幼稚、天真，而是在一个傍晚，在她家的花园里，对她进行了一场居高临下的教诲：

“假如我想用家庭的环境  
来约束我的生活；  
假如幸运的命运派定了  
我要做父亲，要做大夫；  
假如我迷恋家庭的图画  
即使只是那么片刻工夫，——  
那实在除了您一个人  
我不找另外的新娘。……”

“可是我不是为幸福而生的；  
我的灵魂对它没有缘分；……  
我，不论是多么的爱您，  
一处熟了之后，立时就不爱了；  
……”

“有什么在世界上比这个家庭更坏，  
在那里，可怜的妻子  
整天整晚一个人  
忧怨配不上她的男人；……”

奥涅金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情，不久，又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只好离开乡村去四处漫游，留下达吉雅娜一个人来吞咽失望的苦果。母亲接受亲

朋的劝告，不久就要带她到莫斯科去，那里是“未婚姑娘的市场”。这期间，达吉雅娜却整日徘徊在故乡的田野上，向家乡的山川告别，向自己的青春告别：

和黎明的曙光一起起身，  
现在她赶忙走进田野，  
并且，用动情的眼睛  
四面观看它们，说道：  
“别了，宁静的山谷，  
还有你们，熟识的山峰，  
还有你们，熟识的树林；  
别了，天上的美色，  
别了，欢乐的自然；  
我要拿亲爱的，安静的世界  
去换辉煌的浮华的喧嚣……  
你也别了，我的自由！……”

有一天傍晚，达吉雅娜信步走近奥涅金的庄园。经过内心斗争，她决定去探访他住过的地方。她发现他的书房摆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肖像和铁铸的拿破仑像。第二天，她再次来到这里，专心地翻阅起他所读过的书籍。她终于从他所读过的书，所作的记号和批语中，认识到他有一个比她视野宽广得多的世界；同时，也战栗地看到，他是多么复杂、多么冷漠、多么厌世。她在那里哭了很久，狠下心来和这“怪人”诀别。启程的日子一再延迟，最后终于离开了家门。

“别了，安静的地方！  
别了，僻静的桃源！  
我还看得见你们吗？……”  
于是眼泪的小河从达吉雅娜眼睛里流了出来。

在莫斯科的亲眷中，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舞会上，到处是男人们的东拉西扯、庸俗的废话，女人们的花言巧语和流言蜚语。

但是达吉雅娜，真像在梦里一样，  
无味地听着她们的谈话，  
什么也不明白，  
同时她把自己心里的秘密，  
珍藏的宝贝和眼泪和幸福，  
默默地收藏着，  
跟谁也不拿出来分有。

达吉雅娜厌弃这喧嚣的上流社会，她时刻地思念家乡，难以断然忘却奥涅金：

达吉雅娜看着，并且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憎恶社交界的骚动；  
在这里她感到窒息……她想起了  
田野的生活，  
乡村，贫穷的乡下人，  
那个僻静的小角落，  
清亮的小河奔流的地方，  
自己的花，自己的小说，  
还有菩提树林荫路上的黄昏，  
就在那里，“他”出现在她的面前。

达吉雅娜被一位负过伤、战功显赫的将军选中了——达吉雅娜出嫁了。  
她随同丈夫来到彼得堡，成了上层社交界里的一个灿烂的新星。好像命中注定，奥涅金突然也回到了彼得堡。

奥涅金（我要重又说到他），  
在决斗里打死了朋友，  
活着没有目的，没有工作，  
一直到了二十六岁，  
在闲暇无事里苦恼着，  
没有职务，没有妻子，没有事情，  
无论什么都不会做。

奥涅金，两年前为了逃避朋友的血迹模糊的影子，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森林和僻静的田野，开始了无目的的漫游。但终于对旅行也像对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厌倦了。于是——

他就回来了，  
并且像卡茨基一样，下了船就到了舞会。  
但是，奥涅金在这久违的舞会上，看见了什么啊！

这时候人群动荡着，  
低语传遍了大厅……  
一位夫人向着女主人眼前走去，  
在她后面是一位显要的将军。  
她不慌不忙，  
不冷淡，不多话，  
对所有的人没有傲慢的眼色，  
没有了了不起的样子，  
没有这些个小嘴脸，  
没有那些个模仿的花样……  
她整个的沉静、质朴。

当奥涅金发现，那位满座仰望的贵夫人竟是往日的纯朴的达吉雅娜时，

他是何等的震惊。老将军——达吉雅娜的丈夫，“把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奥涅金领到她面前时，她又是何等的镇静。

公爵夫人看着他……  
不论有什么扰乱了她的心灵，  
不论她是怎样厉害的  
奇异，惊愕，  
但是她一点没有显露出来：  
她保持着同样的风度，  
她的鞠躬还是一样的娴静。

真正的！她没有战栗起来了，  
或者是忽然苍白了，羞红了……  
她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  
她甚至没有撇一下嘴唇。  
但是从前的达吉雅娜的痕迹  
奥涅金找不出来。  
她想找话来和他谈，  
然而——然而不能够。她问，  
他在这里很久了么，他从哪里，  
是不是从她们那里来的？  
然后向丈夫转过困倦的眼睛；  
就轻盈地走出去了……  
剩下他呆呆地站在那里。

奥涅金那样地震惊，那样地悔恨。他当初为什么轻视这个少女的真情？他以十倍的激动和热情重新追求“公爵夫人”。

但是我的奥涅金整个的晚上  
被达吉雅娜一个人占有了，  
不是被这么一个胆怯的，  
爱慕的，可怜的，纯真的姑娘，  
而是被一位冷淡的公爵夫人，  
而是被一位豪华的，皇家的涅瓦河的  
难以亲近的女皇。

时间，掩饰了往日达吉雅娜的身影。上流社会，已逼使她学会了公爵夫人应有的仪态和从容。尽管她有多少个夜晚思恋着他，幻想着同他一起实现她那质朴的生活美梦。但如今“谁敢在这个庄严的，在这个简慢的客厅的女立法人身上，寻找那个柔情的丫头？”

奥涅金像个孩子似的爱上了达吉雅娜，白天黑夜都在相思的苦痛里过日子。他每天都到公爵府上去做客或到处追踪着，献上种种殷勤。但“她不理睬他，无论他怎样苦苦地出力，哪怕是死。”更不对他卖弄半点风情。他几乎害上肺病，甚至作了去见祖宗的思想准备。有一天，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

的热情，竟然像当年的她一样，送去了他的同样火热的信。

开首，他说他知道这信会触怒她并招致辛烈的轻蔑！接着，他忏悔自己往日对她的冷淡：

偶然有一次遇见了您，  
注意到您的柔情的火花，  
可是我对它不敢相信：  
我没有让亲爱的习性发展；  
我不想失去  
自己令人讨厌的自由。  
又有一桩事分开了我们……  
不幸的牺牲者连斯基倒下了……

他承认自己是“怎样的错了，怎样的受到惩罚！”再下去是对爱情谦卑的、苦苦地祈求。没有回信，又送上第二封、第三封，仍然没有回信。而且，即使在社交场合，她也愈来愈对他严厉。他再次把自己埋进书斋，一冬天都不露面。但往事：躺在血泊中的连斯基，那座乡村住宅，还有“她”总是浮现在他眼前。春天来了，有天清晨，奥涅金任凭热情的驱使，坐着雪橇，沿着涅瓦河岸，向达吉雅娜公爵夫人的府邸飞驰：

我们不可改正的怪人，  
飞驰向她，向着达吉雅娜。  
他走着，好似一个幽魂。  
前厅里一个人没有。  
他进了客厅；再进去：没有人。  
他开了门。  
是什么以这样的力量激动了他？  
公爵夫人在他面前，一个人，  
坐着，没有打扮，苍白的，  
读着不知是谁的书信，  
眼泪静静地流得像小河一样，  
她的颊偎倚在她的手上。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奥涅金在这痛苦的公爵夫人身上，认出了往日的达吉雅娜！

在猛烈的悔恨的痛苦里  
叶甫盖尼跪在她的脚下；  
她颤栗了一下，沉默着；  
没有惊异，没有愤怒……

她没有拉他起来，也不拿开自己没有感觉的手。经过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她静静地说起往事。她惋惜失去的幸福，责备他如今无礼的追求，缅怀着她那纯朴的生活理想，诉说着她认为必须遵守的道德：

“而在我，奥涅金，这种豪华，  
讨厌的生活的辉煌，在上流社会的漩涡里我的成功，  
我的时髦的家和夜会，  
它们有什么呢？我情愿立刻的舍弃  
一切这些个化妆跳舞会的烂衣裳，  
一切这些个灿烂，喧哗，乌烟瘴气，  
换一架子书，换一所荒凉的花园，  
换我们贫寒的住宅，  
换那块地方，在那里第一次，  
奥涅金，我看见了您，  
换那个简陋的坟地，  
在那里现在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  
荫蔽着我的可怜的乳母……  
“而幸福曾经是那样的可能，  
那样的接近！……但是我的命运  
已经决定了。有点轻率，  
或许，我做得：  
母亲带着祈祷的眼泪央求我；  
对于可怜的达吉雅娜  
什么样的命运全是一样……  
我出嫁了。您应该，  
我请您，离开我；  
我知道：在您的心里是  
骄傲和真正的光荣。  
我爱您（为什么掩饰？）  
但是我嫁了别人；  
我要永远对他忠实。”

她走开了。奥涅金呆立在那里。楼梯上响起了马刺声，达吉雅娜的丈夫出现了。故事也戛然而止。

《叶甫盖尼·奥涅金》概括了十九世纪初叶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的广阔生活画卷。它描绘了彼得堡、莫斯科京城贵族的奢侈荒唐；乡村地主的愚蠢无聊；京都的喧嚣空虚；上流社交界的伪善狡诈；乡村的恬淡、宁静和古老淳朴的习俗；老一代人的空虚而乏味的生活；年轻一代的追求、欢乐和痛苦……。诗体小说所包含的俄罗斯民族生活，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俄国文学作品。因而，别林斯基称它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创造了奥涅金和达吉雅娜这两个典型。奥涅金是属于才智过人，严重不满现存社会制度，但又远离人民、远离革命，因而终于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群。他们大多数人徒然地浪费青春、虚掷生命，继而悲观冷漠、厌世轻生，最后终于患上“忧郁症”。普希金曾写过奥涅金“漫游”一章，写到他和十二月党人的接近。后来又计划写第十章、十一章，让奥涅金参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流放西伯利亚。但或由于客观政治形势过于严峻，或受到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的约束，诗人终于抽掉了“漫游”一章，作

为附录，而奥涅金还是那个活到二十六岁，干了一桩桩荒唐事，受尽心灵折磨，仍然没有事业，没有爱情的贵族公子。奥涅金虽未能成为十二月党人，但却成了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艺术典型——“多余的人”的典型。奥涅金是这一典型系列的鼻祖，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均系奥涅金的同宗。达吉雅娜的形象被称为具有“俄国的灵魂”，她那崇高而美好的生活理想，蔑视上流社会的胆识，以及恪守道德的精神，曾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达吉雅娜开了俄国文学中优秀妇女形象之先河。其后，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如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罗亭》中的娜泰雅、《前夜》中的叶琳娜、《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等形象均可归入以达吉雅娜为首的女性典型画廊。

诗体小说心理刻画、写景、对话、抒情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像达吉雅娜同老奶娘月夜谈心的场面、达吉雅娜的情书、两人最后的会面，均可谓千古绝唱之段，堪与任何世界名著相媲美。诗人还为他的心爱的诗体小说设计了精当的格律——四音步抑扬律。长诗每节为十四行，由三个四行和一个二行组成。第一个四行押间行韵脚，第二个四行押贴行的脚，第三个四行押环行韵脚，最后二行仍押贴行韵脚。后人称普希金这种独创的诗节为“奥涅金诗节”。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表现的卓越的艺术技巧，对后世俄罗斯文学产生了久远而深广的影响。

## 《鲍里斯·戈东诺夫》

一八二三年，在沃隆佐夫伯爵的私人藏书室中，普希金就读到过有关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史料。一八二四、二五年间，普希金又认真研读了新出版的卡拉姆辛的《俄国史》第十卷、第十一卷。其中，关于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史实，再次引起诗人浓重的兴趣。一八二四年十二月至翌年十一月完成此剧。

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得势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那是俄国一段恐怖而又混乱的年代。沙皇伊凡四世——人称“恐怖的伊凡”——一五八二年盛怒之下以权杖击毙其大太子，不久他驾崩，二太子费多尔继承皇位，三太子季米特里则被送往边远封地乌拉里奇小城。费多尔懦弱无能、笃信宗教，人们背地里称之为“傻瓜费多尔”。大臣鲍里斯·戈东诺夫足智多谋，蓄意篡权夺位。他把妹妹伊琳娜嫁给费多尔，从而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费多尔一五九八年驾崩，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党羽假借民意，拥立鲍里斯·戈东诺夫为沙皇。戈东诺夫登极后，推行打击豪门显贵、起用新贵族的政策，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但他的政策遭到豪门贵族的敌视和反抗。恰巧，一六一一——一六一三年俄国连年遭灾，因而，民不聊生、民变四起。一六一四年秋，出现了一件怪事：多年以前在乌拉里奇暴死的三太子季米特里突然在波兰豪门贵族中出现。这个伪为王者，以出卖民族、国家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波兰贵族地主的支持，并以声讨戈东诺夫为借口，向莫斯科进军。因为他善于顺应民心，所以他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戈东诺夫王朝并取而代之。普希金发现这混乱的年代与罗曼诺夫王朝颇有相似之处，鲍里斯的篡位使他联想起亚历山大一世弑君——杀父篡位之事；而鲍里斯·戈东诺夫王朝的兴衰，又使他看到人民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他从而产生了借古喻今的思想。创作《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前，普希金正在研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认为虚假僵化的古典主义应突破，所以在创作悲剧时借鉴了莎士比亚的经验。全剧共二十三场，出场人物近八十个，诗人无视古典主义的种种教条，让戏剧场面、时序随情节演进和人物性格发展而变化。

普希金创作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既基本上忠于历史真实，又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悲剧的一至四场，写沙皇费多尔逝世，贵族议会决定拥立戈东诺夫为新沙皇，而戈东诺夫虽早已觊觎王位，但却故作姿态，同他妹妹躲入修道院，谢绝登极。悲剧一开始，诗人就通过大贵族沃罗敦斯基和许伊斯基的对话，交待了鲍里斯·戈东诺夫为了博取民心，所耍的种种花招：

沃罗敦斯基：

自从此人带妹妹躲进修道院，  
似乎真想了凡遁世以来，  
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  
漫说是大主教，休提杜马众贵胄，  
全都劝他登极，到如今，还扭不过他的  
心意，  
他也全不顾叹息劝进与磕头哀求，  
连莫斯科全城痛哭嚎啕，他也一概不  
理，

也不理睬贵族最高会议的呼吁。

而许伊斯基则比沃罗敦斯基狡猾奸诈，他语道破此中奥秘：

如何了结？不难猜到：  
百姓还要痛哭嚎啕，  
鲍里斯还会皱皱眉头，  
好比酒鬼面对一杯美酒，  
他将半推半就，应天命，顺民情，  
最终同意接受皇冠——到时  
统治我们，按照过去的老章程。

他们也谈到戈东诺夫对季米特里太子的谋杀。鲍里斯经过他的党羽和群众一再请愿，终于如愿以偿。他用尽心机谋权篡位，而登极演说却十分冠冕堂皇。

鲍里斯：

你，主教在上，你们，大贵族金都在  
场，  
我要向诸位披肝沥胆。  
你们亲眼看见，我是低首下心，诚惶诚  
恐，  
接受大权执掌江山。

鲍里斯·戈东诺夫登极是一五九八年二月。接下去四场的故事发生在一六三年。第五场：“夜。楚陀夫修道院净室”老神父比明正秉烛编修《编年史》。小神父格利高里因受各种世俗欲念干扰，正辗转反侧。格利高里端详着比明：

他的精神永远庄重安详，  
就像坐在大堂上的白发清官，  
心明如镜，洞察义士和罪犯，  
不动声色，把善恶拿来审度和估量，  
决不宽纵，也不愤懑。

这一老一少，有意无意地搭讪着。从梦、人生的欲望又谈到编年史和历代帝王。老神父称赞伊凡和费多尔沙皇，谴责当今的沙皇：

啊！这真是可怕的、空前的灾难！  
我们激怒了上帝，我们犯了罪，  
我们把弑君的逆贼尊为君王。

格利高里问起季米特里太子的死因，比明讲述了当年他在乌格里奇目睹惨案的详情：

我深夜抵达。第二天清晨早祷的时刻，  
突然听到钟声。警钟敲响，  
一片喧哗，大叫大嚷。王妃们跑出椒  
房。

我赶忙跑去看。那里已经挤了一堆人。  
我一看：小太子被捅了几刀，  
鲜血淋漓躺在那里。

……

在斧头的威逼下凶手  
招供了，供出了鲍里斯。

小太子被杀那年七岁，十二年，若是活着是十九，格利高里突然发现自己和死去的太子同庚。于是一个惊人的奇想——冒充小太子的念头，在这个有野心的小神父头脑中闪现。

第六场：“大主教的中堂”，楚陀夫修道院老向大主教报告，小神父格利高里逃跑，还留下狂言：“我要君临莫斯科做皇帝！”

第七场：“皇宫”。鲍里斯登基已六年他受着良心谴责，时刻不得安宁。血淋淋的小孩冥冥中在眼前晃荡……格利高里逃脱了边关警察的追捕，进入了立陶宛。不久，他出现在波兰王宫，自称是太子季米特里。惊人的消息，陆续传到鲍里斯的宫中。

格利高里——“冒充的皇帝”成了波兰大贵族侵略俄罗斯一个口实和工具，这个野心勃勃的小神父自己也深知其中的奥妙：

我是不是季米特里——跟他们有什么关  
系？

但我是个挑衅与战争的口实，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他“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再加上阴谋家应有的头脑和一定的热烈气质，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成为“冒充的皇帝”。

时间在推移。悲剧交替地表现“冒充的皇帝”的进攻和鲍里斯的受挫和逝世。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悲剧形象。他有治国之才，并且也有作个贤明君主的愿望。他制定打击豪门贵族的政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治国措施。但他像绝大多数封建帝王一样，靠着阴谋夺取权势，心灵因沾染了污点而不安。他视人民为牛马，听信谗言和告密，政权危机时便疯狂地镇压。

天天抓人杀，牢里人挤人。  
广场上，只要三个人碰碰头——看！  
密探紧紧来盯梢。

甚至谁要谈论太子季米特里，“就割去舌头，或者，砍掉脑袋”。他对大臣巴斯曼诺夫说：

不！施博爱、行仁政，百姓不会感恩，

你做了好事——他们连“谢谢”也不说一声。  
杀他们！抢他们！——对你也不见得更好。

他临终前对他的太子费多尔说：

我早年从政，相当老练，  
能够控制骚动和叛乱。  
在我面前他们心怀恐惧手发抖，  
还不敢大声喊出要反叛。

鲍里斯从一个有作为的沙皇，变成一个暴君，这确实是个悲剧。产生这悲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正义和人民的蔑视。

格利高里也是个悲剧形象。他当小神父时还敬重编年史家比明神父，尚有分明的爱憎。他聪明机智，敢作敢为。他的得天下，完全由于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支持。

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  
不！也不是因为波兰人援助得力，  
而是因为民意，对！老百姓的公意。

但他利欲熏心，一天天轻视了民意。为了换取王位，他勾引波兰大贵族，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所以人民对于他的登极，“沉默无言”。这预示着他也必将像鲍里斯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一八二五年正是沙皇专制制度岌岌可危之秋，又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即将开始之际。普希金借古喻今，抨击专制帝王的阴险狡诈，显示人民在朝代更迭中的作用，显然对俄国的现实斗争有着巨大意义。可惜，他的悲剧刚刚脱稿，十二月党人起义已经失败，而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恰是“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

尽管在悲剧中，人民在多数场合仍处于消极状态，甚至只是“工具”，但在艺术中却开掘并成功地表现了人民主宰历史这一主题，这已经是普希金的了不起的功绩。诗人借鉴莎士比亚的艺术经验，突破了古典主义，从而把俄罗斯戏剧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别尔金小说集》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一八三 年在波尔金诺度过的那个“金色的秋天”所收获的硕果之一。短篇集共收入《射击》、《大风雪》、《棺材商人》、《小姐——乡下姑娘》和《驿站长》五个短篇。这些短篇均写于一八三 年九月，均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因而成集时定名为《别尔金小说集》。

早在一八二四年诗人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章第十三节中，就曾透露过他想转向散文的念头：

或许，遵从天意，  
我要停止做诗人了，  
……  
我要降低到质朴的散文；

这说明从二十年代初，诗人就已开始酝酿小说创作，在此后的七八年里持续搜集材料，构思情节，雕琢人物。作家孕育自己的作品的过程，恰如母亲怀胎婴儿，《别尔金小说集》经过七八年的时间，才于一八三 年秋呱呱坠地。短篇集中的五个短篇情节各异、风格协调，颇有示范作用。

《射击》是一篇用第一人称写成的短篇。作者通过青年军官“我”的口，讲述了所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某小城”，那里是俄军某团驻地。主要人物是大约三十五岁的退役军官西尔维渥。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家集中他的全副笔力，表现西尔维渥的独特个性。

因为小城地处偏僻，缺乏社交生活，所以团里的军官便经常在彼此的住所里聚会。在他们的圈子里，只有西尔维渥一个人不是军人。他平日沉郁寡言、性格严谨、言语刻毒。他生活过得清苦，衣着也颇寒酸，但待客却慷慨大度。“他的餐厅里却经常有我们团里全体的军官。”他的午餐，虽然只有两三道菜，“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似地流着”。没有人知道西尔维渥的经历，也没有人晓得他的收入情况，人们只知道他酷爱射击。“用手枪射击是他主要的运动。他屋子的四壁全给子弹打穿了，全是小孔，好像蜜蜂巢似的。”他收藏的手枪种类很多，枪法惊人，倘使他说要在一个人军帽上放一个梨作为靶子，那么每个军官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他的头。西尔维渥因上述一切赢得了“我”的敬重。

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军官侮辱了西尔维渥，大家以为马上会发生一场决斗，西尔维渥一定会打死那个军官。但出乎大家的意料，西尔维渥却忍受了侮辱，并未要求决斗。勇敢被视为军人的美德，按照那时的风习，受辱而不报复，则被视为懦弱。所以这使西尔维渥的威信受到很大损伤。从此，有好长一段“我”便回避接触这个怪人。

突然，西尔维渥宣布他因事要离开这座小城，行前他邀请所有的军官去他家午餐。饭后，他同“我”进行了一次剖白，说他以前曾受人侮辱并发生过决斗，但因对方视生死如儿戏，所以他没有开应开的一枪。他不愿在敌人毫不在乎时拿走他的生命，他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等敌人畏惧死亡时再来报一枪之仇。“我没有权利使自己死亡。”这便是他对自己不要求同新

近侮辱他的军官决斗的解释。他还告诉“我”：现在他得知他的敌人即将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结婚，因而，西尔维渥认为报一枪之仇的时机已到。当天，西尔维渥便离开了“我”的团队的驻地，此后数年，消息杳然。

几年以后，“我”离开团队住到了另一县自己的乡间领地。临村的一对伯爵夫妇回乡避暑，“我”去伯爵庄园做客。无意间发现书房墙上的一张瑞士风景画有两颗子弹打穿的小洞，两颗子弹的弹痕几乎相重合。于是主客之间话题转到射击和决斗上来。“我”向伯爵夫妇说：“我遇到过一个最好的射击手，他每天午饭前射击三次。这是他的习惯，好像每天喝杯伏特加一样。”还讲了他用枪打苍蝇的事。

“这可了不起！”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西尔维渥，伯爵阁下。”

伯爵惊叫起来，并主动讲了他和西尔维渥的最后一次决斗。五年前他正在此地度蜜月，有天黄昏他骑马归来，仆人告诉他有客人在客厅中等他，原来是西尔维渥来讨那未开的一枪。西尔维渥逼使伯爵再次和他决斗，伯爵开枪不中，子弹打穿了墙上的画。西尔维渥举起枪来，……突然伯爵夫人冲进来跪在他脚前。

西尔维渥终于没有开那一枪。他对伯爵说：“我满意了，我看到你的惊惶，你的胆怯，我强迫你向我开枪。我已经满意了。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我把你交给你自己的良心去裁判吧。”

他临出门时回身对那幅画开了一枪，差不多没有瞄准，但却出现了几乎两弹重合的奇迹。

短篇的结尾是颇引人深思的。

“伯爵沉默了。这样，我知道了故事的结尾，它的开端曾经那样地使我吃惊过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故事的主人公了。听人说，在希腊人亚历山大·伊卜西伦季起义的时候，西尔维渥率领了一队希腊独立运动的志士，在斯库利亚纳城战役中牺牲了。”

西尔维渥之死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使小说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一篇单纯描述射击的故事。西尔维渥的原型是普希金流放南方、在基希涅夫相识的一个人，而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也是爆发在那一时期，把射击这样一桩传奇事迹同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加以表现，即显示诗人卓绝的艺术才能，又证明诗人深刻而博大的胸怀——他总是力图反映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主题。作者虽未交待西尔维渥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但他的执着精神和坚强意志，为他最后走向希腊起义战场作好了必要的铺垫。形象的发展是合乎其自身的规律的。

《大风雪》和《小姐——乡下姑娘》是两幅俄罗斯乡村地主生活剪影。

《大风雪》讲述地主小姐玛利亚·格夫烈罗芙娜同邻村地主少爷、陆军准尉符拉季米尔相爱的故事。女方父母嫌男方家贫从中作梗，于是一对恋人约定私自结婚。私奔之夜，正逢大风雪，符拉季米尔迷路误了到达教堂的时刻，玛利亚急得昏了过去。这时另一位过路的青年军官被误认为是新郎拉来成婚。此人荒唐年少，素喜恶作剧，所以并不反对，直到双方对吻时，刚刚苏醒过来的新娘才惊呼：“不是他！”这位假新郎则招呼仆人：“快走！”而匆匆离去。当夜玛利亚悄悄回到家中，父母一无所知；翌日玛利亚发高烧，一病数日，父母从女儿呓语中判断病因起于爱情失意，商定允许女儿嫁给符拉季米尔，当即送请柬邀符拉季米尔前来做客。符拉季米尔误以为事败泄露，

未应邀并匆匆返回部队。不久，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爆发，他以身殉国。虽然玛利亚的婚礼有仆人、证人、神父等将近半打的人参加，但大家都严守秘密，外人并不晓得此事。岁月蹉跎，玛利亚的婚事一直拖着。“战争光荣地结束了”。俄罗斯乡村也和京城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那些从前线归来的英雄。玛利亚的宅子里出现了一位负过伤的年轻的姓布尔明的骠骑兵上校，俩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但布尔明却迟迟不肯求婚。有一天，在花园里布尔明倾诉了他对玛利亚的爱慕，同时又吐露了一件秘密，即“一个消灭不了的障碍”。“障碍是永远存在的”，玛利亚·格夫烈罗芙娜急急地插嘴说：“我绝不能做您的妻子……”。原来布尔明就是那个被拉来举行婚礼的荒唐军官。他在卫国战争中成长了，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神坛前的誓言；可是，他不知道“妻子”的姓氏，不知道那座风雪中的教堂究竟靠近哪个驿站，他的仆人已战争中死去，他连诉说秘密的心腹也已失去。……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玛利亚·格夫烈罗芙娜一边说，一边抓住他的手，“那么，这就是您了，您就不认识我吗？”

布尔明脸色变白了……跪倒在她的脚跟前……

原来，这一对相爱着的情侣，早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这篇故事堪称大时代的小插曲，作者借助三个贵族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颂扬了忠贞的爱情，颂扬了卫国战争中的俄罗斯军民。短篇的结构新巧，对大风雪的描写相当出色。

如果说《大风雪》是一出悲喜剧的话，那么另一篇描写乡村地主生活的故事——《小姐——乡下姑娘》则纯然是一出喜剧。

短篇的主人公是乡村小姐丽莎。“她十七岁了。一对漆黑的眼睛使得浅黑色的、非常讨人喜欢的脸庞格外生动了。她是她父亲惟一的孩子，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她的活泼好动和一刻不停的顽皮淘气使她父亲满意，却叫她的女教师贾克生小姐没办法”。邻村地主别烈斯托夫的儿子阿莱克赛刚刚在某地大学受过教育归来，一时间成了这寂寞乡村的少女们争相传颂的红人。淘气的丽莎小姐在女仆纳斯佳的协助下，化装成一个乡下姑娘去阿莱克赛经常打猎的林地。他一下子就被这俊秀聪颖而又端庄大方的村姑迷住了。她谎说自己是铁匠华西里的女儿阿库丽娜。他们约定作朋友，每天清晨相见。一回到家，丽莎便认识到此事未免荒唐。因为他父亲格列葛里·伊凡诺维奇·莫洛姆斯基是位英国派地主，而阿莱克赛的父亲伊凡·彼得罗维奇·别烈斯托夫是位用正统的俄罗斯方式经营庄园的地主。两家的田产虽然毗邻，却互相轻视、攻击，因而互不交往，这样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再说一个地主小姐冒充铁匠女儿去与人约会，一旦泄露，名声损失也太大；不去践约吧，又怕他真到铁匠家去找那个麻脸姑娘阿库丽娜，岂不更糟。她只好再次赴约，但说定了她无论如何不能来找她，只能在她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

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一件意外的事故，使这对情侣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两个相邻的地主在田野交界处相遇了，不得不相互寒暄；恰好这时一只兔子从林中跑出，别烈斯托夫的仆人和猎狗冲上去追赶，而莫洛姆斯基则因马惊摔伤。别烈斯托夫把伤者接到自己庄园，热情护理、款待。莫洛姆斯基很受感动，便真诚地邀请别烈斯托夫父子第二天到他家做客。这个消息可吓坏了丽莎小姐，她终于又想出个办法，用英国式的假发和化妆瞒过了阿莱克赛。

隔天早晨，化装的村姑阿库丽娜又与阿莱克塞见面，询问他对小姐的印

象。她说：

“别人说，我像我们小姐，对不对？”

“胡说八道，她在你面前简直是丑鬼。”

他教她写字，她非常聪明，一星期后她已能用拙劣的笔迹给他写信。“邮局设在一棵老橡树的洞里。纳斯佳暗中担任邮差的职务。”

这期间，两位父亲已经说定相互促成孩子们的亲事。而阿莱克赛对铁匠的女儿“阿库丽娜”的感情却愈来愈深，他决定宁肯当乞丐（因为父亲已宣布，他如拒绝和丽莎结婚，他将不给他分文遗产），也要同阿库丽娜结婚。他决心去说服丽莎的父亲莫洛姆斯基。他来到莫洛姆斯基家，仆人告诉他主人一清早就出去了，只有小姐在。

“一切都会解决了，”他一边想，一边往客厅走去，“我要向她本人解释。”

“他进去了……不觉发愣了！丽莎……不是的，是阿库丽娜，亲爱的浅黑皮肤的阿库丽娜，她不是套着长背心，而是穿了白色的晨衣，坐在窗前看他的信。她看得那么专心，连他进来也没有听见。阿莱克赛忍不住快乐地叫起来。丽莎吃了一惊，抬起头，叫了一声，还想跑开。他冲过去拦住了她。”

“阿库丽娜，阿库丽娜！”……

这，几乎是一首美妙动人的牧歌。俄罗斯的田野、民间习俗，恋人们的欢乐，呈现得犹如画卷。丽莎——阿库丽娜，这位村姑小姐，栩栩如生。普希金是如此熟悉俄国的乡村，如此地善于展示乡村小姐的内心世界。丽莎，这位浅黑皮肤的聪颖、顽皮的乡村小姐，是那样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相像。就连阿莱克赛清晨闯入她家的客厅发现她正在读他的信这个场面，也与奥涅金同达吉雅娜最后相会的场面那么相仿。但，两对男女的命运结局却截然不同，达吉雅娜——奥涅金的爱情夭折了，成了千古遗恨；而丽莎（阿库丽娜）——阿莱克赛却如愿以偿，终成眷属。

《棺材商人》近似于离奇古怪的神鬼故事。但细细读去，则可以看出这是一幅描绘市民风俗的小帧。它说明普希金观察生活的视野日渐宽广，作品的题材和人物日趋平民化。

短篇《驿站长》是《别尔金小说集》中最富有批判精神、现实主义特色最鲜明、对俄国文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一篇。在流放和此后的几年里，诗人有机会目睹驿站长们的卑下地位和辛酸的生涯，因而能为他们申诉哀怨。

《驿站长》的故事是通过一个经常乘驿车出差的小官吏之口讲述出来的。故事叙述人曾先后三次经过这个小驿站。在短短的几年里驿站长的命运发生了巨变。普希金所选择的主人公——驿站长西米翁·维林，是一个向来不被文学所注意的十四等文官。在短篇的开首，普希金便明确地对这个小人物表示了同情和尊重。“驿站长是怎样的人物呢？十四等文官，实际上的受难者，他们的职位只能保护自己不受人拳打脚踢，而且也未必长久有效（我求读者凭良心讲话）。维雅柴姆斯基公爵戏称为独裁者的那个人又是怎样的呢？不论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算不算真正地在罚苦工呢？旅客把乏味的旅途中积下来的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站长的身上。天气坏，路难走，车夫不听话，马不肯走动——这一切全是站长的过失。旅客走进站长的贫寒的住屋，望着他，就像望着敌人一样。”“这些受诽谤最厉害的站长，事实上大都是温和的人，天性厚道，喜欢接近人，不要求名声，而且并不是爱财如命的人。从他们的谈话中（可惜，过路的老爷们多么轻视这些谈话）可以得到许多有

趣味、还有益处的知识。至于我呢，我宁肯听他们讲话，也不愿意听任何一位因公旅行的六等文官的谈论。”作者在对所有的受苦受难的驿站长作了概括的评述之后，才让他的主人公出场。

小说中的“我”第一次途经小驿站是“一八一六年五月”。那时驿站长五十来岁，精神健旺、身体强壮。他的老伴死了，他带着女儿都尼亚操持站务。站长的温和、苦良，都尼亚的俊秀纯洁，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连他们那个简朴然而整洁的小屋和墙上贴着的那幅浪子归来图，都使“我”久久不能淡忘。这故事出自《新约全书》中的《路加福音》篇。全画共三幅，第一幅是浪子出行；第二幅是浪子被骗；第三幅是浪子归来。“过了几年”，“我”又重临旧地，发觉驿舍依旧，而都尼亚却已他去，驿站长只“三四年的工夫”，就由一个“强壮的人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邀老驿站长共饮，几杯酒下肚后，他开始讲述他所遭遇的不幸：“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从斯摩梭斯克去彼得堡的军官——骑兵大尉明斯基路经驿站，他看中了都尼亚，装了几天病，最后把她给骗走了，驿站长五内俱焚，徒步去彼得堡寻找自己的爱女。他找见了明斯基大尉，大尉说他爱都尼亚，决不抛弃她，一定让她幸福，然后塞一卷卢布给仙，就把老驿站长给赶出来了。驿站长悲愤中扔掉了所有的卢布。两天后，他终于闯进了女儿的住处，女儿正在一间阔绰的房间里，穿着华丽地靠在明斯基的扶手椅上，一看见父亲她就晕过去了。老站长再次被人赶了出来。他想去告状，但又恐不赢，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小驿站来。失去了爱女，他的生活便失去了欢乐和阳光。他穷愁潦倒，小驿站也失去了往日的整洁素朴景象，变得一派冷落衰败。三年来他再也没听到过女儿的消息，画上画的浪子受骗情景时刻折磨着他。他哽咽地说：“我没有得到一点她的消息。她究竟活着，还是已经死亡，只有上帝知道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让过路的浪子勾引了的姑娘来说，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们给供养了一阵子，然后又被抛弃了。这一类年轻的傻姑娘在圣彼得堡有的是，今天穿绸缎，穿丝绒，可是明天呢，你瞧，她们就跟小酒馆里的人一块儿扫街了。”“我”第三次路经驿站附近，特意租了车绕道去探望老驿站长，但老屋已易新主，人家告诉他老站长由于思念女儿，一年以前就谢世了。“我”求一个农家的孩子带着去老站站长的坟地。路上，那孩子告诉“我”：夏天有位非常漂亮的太太，“她坐六匹马拉的四轮车来的，还带了三位小少爷，一个保姆，一条黑色叭儿狗。她听说老站长死了，就哭起来，……”那孩子说，那位太太在坟头跪了很久，临行时给了他“一个五戈比的银币”。

“我也给了小孩一个五戈比的银币，我不再懊悔这次旅行，也不再可惜为它花掉的七个卢布了。”——故事叙述人，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所讲述的全部故事。

从故事的结尾看，都尼亚并未被抛弃，从三个孩子的穿着和富有的情况看，明斯基也确实使她得到了生活的保障。但这并没有减弱短篇的悲剧气氛。固然，老站长担心女儿重演浪子受骗的命运已属杞人忧天；但正是那种随处可见的阶级压迫——贵族公子玩弄、抛弃平民女子的悲惨事实，才使老站长对爱女悬念不已、直至抱恨而亡。明斯基虽然并没有遗弃都尼亚，但他所采取的拐骗手段，尤其是驱逐站站长的蛮横态度，都具有着明显的阶级压迫特征。都尼亚是可怜的受苦受难的“十四等文官”的惟一的安慰和欢乐，明斯基却用狡诈的手段把她掠为已有，这种残忍的占有欲，恰好体现了贵族阶级

的本性。爱他的女儿，却要赶走她的父亲，这种顽固而野蛮的不平等观点，恰恰是无数世纪以来贵族阶级践踏乃至虐杀平民行径的重复。在贵族看来，平民不是人，因而他们的哀乐、生死不值得考虑。欺压他们，掠夺乃至杀戮他们，手段方式用不着权衡，而且一般地说并不会有益于他们的名誉和威望，当然就更不会带来任何良心的谴责。明斯基拐骗都尼亚的行为就是如此。从故事的结尾看，明斯基并未因拐骗都尼亚受到任何谴责，仕途似乎照旧通畅。其原因乃在于专制农奴制的俄国的法律和道德，都是保护明斯基这样贵族人物的。到故事结束时，都尼亚似乎并未被抛弃，但这也并不能说老驿站长的担心完全是无稽的，谁又能担保置身于贵族上流社会的一个驿站长的女儿，终生不会被抛弃呢？都尼亚眼下的荣华富贵未必是真正的幸福，老驿站长的含恨而亡却是一出真正的悲剧。

普希金在《驿站长》中对小人物的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表达了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别尔金小说集》，尤其是短篇《驿站长》推进了俄罗斯文学题材的平民化，奠定了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出现了果戈理的著名短篇《外套》以及更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轰动一时的中篇《穷人》，三篇作品都贯穿着一条人道主义红线。

《别尔金小说集》比他以前的散文在题材和人物上更趋平民化，语言更接近口语，思想内容较为充实深刻，风格朴素明快，艺术技巧相当精湛。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七四年在一封信中写道：“您重读普希金散文已经好久了吧。请您看在我们友情的份上——将别尔金的小说从头开始再读一遍。这些小说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再三加以研究的。我最近这样做了一次，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这一次阅读对我起了多么好的影响。”

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几乎同时来到人间，它们预告了俄国散文文学的春意。

## 《上尉的女儿》

二十年代初，普希金透露了他要创作一部“旧式格调的小说”的愿望。那时，他只暗示，它将讲述：“俄国家庭的传统，爱情的迷人的梦，和我们古来的风俗。”一八三二年普希金为写彼得大帝史，进一步研究俄国历史并开始搜集普加乔夫起义的史料。一八三三年七月，他获准去喀山、奥伦堡等地作实地调查，同年秋完成了《普加乔夫史》初稿。渐渐地，他把历史、普加乔夫起义和他酝酿中的“旧式格调小说”熔为一炉，铸成了他最后一部杰作——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这部长篇的酝酿时间超过了十年。

长篇是一部“家庭纪事”体小说，背景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全部故事是通过主人公、贵族青年格利乌夫之口叙述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利乌夫的父亲是个退役的中校，为人刚正不阿。在彼得刚刚进入十七岁时，他便决定让儿子去部队服务。彼得还未降主，就已在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登记注册，所以他以为是去彼得堡，很是高兴。而固执的老父亲却宣布他应该到另一个地方去。

“……彼得卢沙并不到彼得堡去。在彼得堡服务，他能够学出什么来？学会花钱和胡闹吗？让他到军队里当差，让他拉拉纤；让他嗅嗅火药气，让他当一个普通兵，不要当花花公子。……”母亲和儿子都不敢违抗这老家长的意志，彼得的“一切光明的希望都破碎了！”渴望中的彼得堡变成了南方的偏远省份奥伦堡。临出发前，父亲对他说：“再见吧，彼得。对于你宣誓过的那个人，你要忠心尽职；你要听长官的话；不要向长官讨好；……要记住那一句谚语：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彼得在老仆人萨威里奇陪伴下，告别老父和满眼含泪的母亲，离开了父母的羽翼。

在西姆比尔斯克，格利乌夫被路遇的军官伊凡·祖林灌醉，输了一百卢布。离开西姆比尔斯克之后，他们又遇见了大风雪。“马拼命跑着，可是风却越来越大了。那朵小云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浓云，慢慢地升了起来，扩大起来，渐渐遮满了天空。下起小雪来了。陡然间，落起大块的雪片来了。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暴风雪来了。一霎时，暗黑的天空同雪海连成了一片。一切都看不见了。”正当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却从大风雪中走出一个人来，他凭着平素的经验，很快就根据风中一丝烟味，判明村庄的方向，把他们平安地引到了小店。

进入小店，彼得看清了他们的向导：“我觉得他的外表很了不起：他大约四十岁，中等身材，瘦瘦的，肩膀却很宽。他的黑胡子也显出有些花白的地方；他的一对生动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他的脸上有一种愉快的表情，可是也很狡猾。他的头剪成半球形；身上穿着一件褴褛的外褂和鞑靼人的灯笼裤。”彼得请他喝茶，他却请彼得赏赐他一杯酒。向导在同店主人交谈时，插入了许多彼得听不懂的隐语。第二天，当他们分手时，彼得把自己的兔皮袄赏给了向导，临别时他向彼得深深地鞠躬并说：“谢谢，老爷！愿上帝奖赏您的善行。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典。”

到奥伦堡后，格利乌夫被派往偏远的白山要塞。所谓的要塞只不过是一座边远村落。“‘要塞到底在哪儿？’我惊奇地问道。‘这不就是吗？’车夫回答道，指一指那个小村子。说话中间我们已经进了小村子。在大门旁边，我看到了一架旧的生铁的大炮；街道是狭窄而弯曲，小房子也低矮，大部分

是草房。”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手下只有百八十个老弱残兵，要塞的防御设施只有那东倒西歪的木栅栏。有教养的军官只有一个士伐勃林，是因为决斗中杀了人而从近卫军调到这儿来的。米罗诺夫是个只有一个农奴的贵族军官，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美貌、纯朴、善良的十八岁的女儿玛莎。开头，格利乌夫在要塞中倒也平静，但不久，他就开始对玛丽亚（玛莎）钟情，因此同士伐勃林发生了一场决斗，并且受了伤。他在要塞司令家里养伤，玛莎寸步不离地护理他，终于他们相爱了，他请求她作自己的妻子……

这时，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沿雅伊克沿岸攻克许多要塞，很快就逼近了白山要塞。尽管米罗诺夫上尉早已知道凡是抵抗的要塞的司令和军官都将被起义军处以绞刑，但他仍然决心誓死效忠女皇。他对士兵说：“好，小子们，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女皇作战！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勇敢的、忠心的人！”格利乌夫看见，在围攻要塞的起义军中，“有一个骑自马的人，穿着红长袍，拿着出鞘的佩刀。”人们告诉他“那正是普加乔夫本人”。当天，起义军就攻陷了白山要塞。“普加乔夫坐在司令住宅的台阶上的一张靠椅里。他穿着哥萨克的镶着金线的红长袍。金穗貂皮的高帽一直压到他那双闪烁发光的眼睛上。”他果决地命令绞死一个个不向起义军投降的军官：米罗诺夫、伊凡·伊格那启，接着轮到了格利乌夫。他已经被拉在绞刑架下，突然萨威里奇喊叫着跑来求情。他认出了“大皇帝”普加乔夫原来是那个荒野中带路的向导；普加乔夫也认出了这老人，从而作了个手势，起义军立刻放开了格利乌夫。普加乔夫伸出手来，周围的人催促格利乌夫吻“大皇帝”的手，但他“一动不动”……尽管这样，普加乔夫仍然命令给他自由。但他却下令砍杀了玛莎的母亲。于是玛莎成了一个孤女。

当天傍晚，“大皇帝”召见格利乌夫，说明他饶恕格利乌夫是因为“你在我不得不躲避我的敌人的时候，给了我帮助。”他问：“你能不能答应替我忠心服务呢？”格利乌夫回答说：“我是接近宫廷的贵族，已经向女皇宣过誓，我要对我们的女皇尽忠，我不能再给你服务了。假如你真要给我好处，那就请你允许我到奥伦堡去。”普加乔夫要他保证不再反抗起义军，格利乌夫说他不能保证，因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他的真诚使普加乔夫惊异，……第二天，普加乔夫放了他们主仆，还赠送了一匹马和他自己的皮外套。

士伐勃林投降了起义军并被任命为白山要塞司令，他逼迫玛丽亚同他结婚。危难中的玛丽亚求人带信给格利乌夫，呼吁他搭救她。格利乌夫和老仆人再次来到了普加乔夫占领区。他又见到了普加乔夫，诉说一个孤女正是在他的管制下遭受欺凌。“普加乔夫的眼睛闪着光。‘我的人有谁敢欺侮孤女呢？’他喊道，‘不管他多聪明，总逃不出我的审判。你说，那个犯人是谁？’”第二天，普加乔夫陪同格利乌夫去白山要塞。路上，格利乌夫劝普加乔夫停止反叛，普加乔夫却向他讲了老鹰与乌鸦的故事：

“有一次，老鹰问乌鸦：‘请你告诉我，乌鸦，为什么你在世上活三百年，我只活三十三年呢？’——‘亲爱的，这是因为’乌鸦回答道，‘你喝鲜血，我却只吃死尸！’老鹰想了一想说：让我也吃一下这东西看。好，老鹰和乌鸦一起飞走了。喏，它们看见了匹死马，就飞下来，停在马尸上面。乌鸦一边吃一边赞美。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了一口，抖一抖翅膀对乌鸦说道：‘不，乌鸦老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以后就听天由命！’……”以此，表述了他不可更改的追求自由的决心。

到白山要塞后普加乔夫才知道玛丽亚是米罗诺夫的女儿，他有些惊异；但当格利乌夫对他说：“……你是我的恩人。请你有始有终地作下去：请你放我和那个可怜的孤女走上上帝指给我们的道路……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无论有什么事故，我们两个人一定祷告上帝拯救你的有罪的灵魂”时，他再次大度地成全了他们。

后来，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了。由于士代勃林的诬陷，当局逮捕了格利乌夫，并判定他犯通匪罪。格利乌夫本来能够解释清楚一切，但考虑到怕损害未婚妻的名誉，他就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幸亏勇敢的玛丽亚来到京城，见到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陈述了事情的始末，格利乌夫才获得赦免。女皇还答应为上尉的女儿“兴家立业”。

当普加乔夫被执行死刑时，格利乌夫也在场。“普加乔夫从人群中认出了他，还向他点点头”……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最大的功绩在于它描绘了十八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普加乔夫的起义。更可贵的是作家以浮雕般的笔法，塑造了普加乔夫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光辉形象。统治阶级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把农民起义描绘为烧杀抢掠，把起义将领描述得面目狰狞。而在普希金的笔下，普加乔夫不但外形英俊、威武，而且充满人性和同情心。他毫不犹豫地镇压那些顽固抗拒起义军的沙皇军官，但却知恩图报，扶持孤弱。他不但作战英勇，而且才思敏捷，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

长篇虽然描写了起义带来的流血和骚乱，但却正确地解释了起义队伍骨干的来源，他们或者是“逃走的伍长”，或者是“从西伯利亚矿山脱逃三次的流刑犯”，再不就是被割掉舌头的少数民族成员。起义人民的愤怒，主要来自专制政权对他们残酷的统治和镇压。

格利乌夫这个形象，是个忠于贵族职责、严于操守的正直的贵族青年。“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这是格利乌夫家族的箴言，也是这个青年人奉行的道德准则。因此，他在政治上信守自己的誓言，生活上尊重妇女，为了维护爱人的名誉先是挺身决斗，后来又宁肯遭陷害坐牢。他与老仆萨威里奇的友好关系，反映了他的民主倾向和对人民的感情。他的阶级地位和自幼所受的教育，决定他必然对普加乔夫起义抱敌视态度；但由于他同情人民的疾苦，正直善良，所以他逐渐对普加乔夫产生了感情，甚至坦率地承认普加乔夫是自己的恩人。在格利乌夫的正义感和良心中，包含着可贵的进步倾向。

普希金在长篇中还塑造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形象。作家通过她对玛丽亚的关心，对格利乌夫一案的更正，以及帮助他们重建家业等细节，表明女皇是个富有人情味、同情人民和下级的疾苦、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理想君王。这是对叶卡捷琳娜的美化。这与普希金在私人札记中对女皇的评价截然不同。在札记里普希金写道：“……然而那时候一定要来的，当历史要重新估价她的统治对于德性的影响，揭开那温和宽容的假面，显露出她的专制政治的残酷实质，……并揭露出财政上主要的过失，不合适的法律制度，她和当时哲学家们可厌而滑稽的关系——那么即使是受骗的服尔德的声音，也不能从俄国的咒骂中救出她的光荣的记忆来了。”为了描绘普加乔夫及其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普希金只好违心地美化一番叶卡捷琳娜二世，否则，长篇是无法问世的。

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缔造者和开路者。在他之前，俄国文学尚处

于模仿和学步阶段，没有反映民族生活的巨著，更没有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媲美的伟大作家。他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站在时代前列，勇敢战斗，辛勤笔耕，创造了一系列典范作品，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反专制暴政的勇士。他生活在黑暗而严酷的时代，俄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具有空前意义的革命，他不是旁观者，也不止礼赞或呐喊，他为俄国的解放和未来，献上了自己的整个生命。他用自己满腔仇恨诅咒专制暴政，用全部激情歌唱民主和自由，赞美友谊和爱情。他用歌唱驱逐黑暗，预告着黎明，呼唤着俄国的春天。他的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人民的崇高理想，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回荡着时代的战斗旋律。

他是第一个“感觉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的作家。在他以前，作家们过分地热心欧洲历史和欧洲题材。他用自己的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俄国的现实，用全部注意力倾听俄国前进的脚步。正是由于普希金从俄国社会的生活中取材，用俄国语言创造俄国的典型，反映俄国的气质，描绘俄国的大自然，俄罗斯民族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坛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他的文学遗产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他的创新精神给后人以宝贵的启示。普希金一生尝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抒情诗、童话诗、诗体小说、悲剧、小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为后人留下了典范。他创造的典型，更是多种多样。这惊人的功绩，一是来源于他的勤奋，流放、幽禁，直到决斗前夕，他从未间断构思，从不肯停下自己的笔；二是来自他的勇于创造和革新。他以巨人的步伐，探索了文学的广阔领域。所有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都受过普希金的文学之海的恩赐。

普希金属于俄国，也属于全世界。沙皇及其帮凶，夺走了他的生命，却无法阻止他的诗歌永远在人间回响。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心灵将越出  
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上逃过腐烂；  
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月光下的世界  
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普希金用诗歌“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他将在他的诗歌中永生。

